

十五年二月三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威音

第七十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威音第七十期目錄

論說 一切悉是出世間法

釋經 楞伽經述要(續)

專著 教海觀瀾錄(續)

譯述 曼荼羅之研究(續)

演壇 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

新聞 國內之部  
國外之部

# 論說

## 一切悉是出世間法



畏因居士方侍於善知識之側 適有一客來 面戚然有憂色 善知識詢所苦 客曰『難言也 僕自學佛以來 一以上求下化爲職志 思使此身得一清淨之所 安住修行 以企菩提涅槃之妙果 亦思使一切有情悉生正信 同依聖教 而轉此土爲淨土 私衷若此 耿耿不忘 第數十年間 徒懷此自他二利之虛願 日復一日 迄未能如願以償 進而言夫利他乎 則一切有情 方肆其三毒之凶焰 恣爲爭奪殘殺之事 人與人爭 國與國爭 二次大戰之慘劇 迫在眉睫 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苟向彼等弘揚佛教 導之以慈悲正法 彼等每不能信 亦不肯信 亦不暇信 其尤足令人驚心者 卽素奉佛教之東隣 其佛教之勢力絕大 傳佈亦普

而侵略之野心 並不因以稍戢 信乎時丁末法 此剛強難化之衆生殊未易度也  
退而言夫自利乎 則繞吾側者 家人戚友 日以米鹽瑣屑生計俗務環而咻焉 卽  
吾之一身 亦須時謀飲食衣服居處醫藥之需 役其心於籌慮酬應 往往深宵未休  
雞鳴早起 甚且廢其寢食 一身之精力有限 卽此已爲之鞠躬盡瘁 遑言修習  
禪定 擔荷菩提 縱有其心 或且從而強爲之 亦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 信  
乎在家之人 多惡因緣之所纏繞 修行實爲甚難也 然僕固已發願弘利者 既有  
其願 又焉可不行 願而不行 固非菩薩 亦卽等于自斷慧命 故僕于此甚皇皇  
焉 其始也 猶以爲一時之困阨障礙 祇須盡心力以赴之 必可出幽谷而遷喬木  
不意數十年來 疊經努力之結果 非僅未能解除其困阨 排遣其障礙 而困阨似  
更轉深 障礙似更轉多 歲月不居 一見二利之願 殆將成爲虛夢 僕以是深憂  
之 尙希善知識之有以教我』

善知識歎曰『末法衆生之未易度 在家修行之爲甚難 誠如君言 且非願力

真實如君者 並不能有深切之感覺而皇皇然引以爲憂 竟若斯之甚也 以是之故 予於君之所語 自亦應爲之首肯而心儀 雖然 君於此世間之一切 固尙有未達者在 苟能達之 當可解君之憂 辱荷見詢 竊願爲君進一解焉』

客聞而喜 請示其義

善知識先問客曰 『佛家恆言有世間法 有出世間法 子能辨之乎』

曰 『能』

『然則何謂世間法』

曰 『依凡夫之見 行凡夫之事 挾煩惱而感生死 循因果之輪而流轉者

謂之世間法』

『然則何謂出世間法』

曰 『依聖者之見 行聖者之事 趣菩提而入涅槃 移因果之輪而還滅者

謂之出世間法』

「然則吾儕眼前之一切 是世間法乎 抑出世間法乎」

曰「是世間法 非出世間法」

斯時善知識因笑謂客曰「吾今所欲告君者 與此適反 卽將謂一切莫非出世間法也」

客聞而驚曰「有是哉 此眼前之一切 芸芸擾擾 熙熙攘攘 不離凡夫 不離煩惱 不離生死 不離流轉 明明爲世間法 顧可謂一切莫非出世間法乎 願聞其說」

善知識曰「吾今仍將問君 夫成佛者 必其所作已辦 功行圓滿 此吾人之所共知也 彼釋迦如來 非卽於此一世間成佛者乎 旣成佛矣 則吾人當信其所作必已早辦 功行必已早圓 在此早辦早圓之中 豈猶得有衆生不蒙其拔度之利者乎」

客曰「據是以論 誠不應有一衆生不蒙其拔度之利 然今日之衆生 煩惱

如故 流轉如故 實似未蒙拔度之利者 何也』

善知識曰『子無謂今日之衆生似未蒙拔度之利也 自釋迦如來成佛以來 威德之所感 聲教之所加 流風遠播 使人人由因果之酬引 苦樂之牽逼 而自趨於清淨解脫之道 蓋已久矣 夫娑婆世界之衆生 與其他世界之衆生有異 實剛強難化者也 欲度此剛強難化之衆生 必持此公正嚴明之因果律 任其周旋於大化之洪鑪中 深感切身之劇苦與妙樂 欣厭之情既殷 而後乃能俯首帖耳 泯其剛強之氣 自來向化 自得拔度 今此娑婆世界 既悉由此公正嚴明之因果律所網維 則一切衆生自無不得拔度者 故眼前之一切 雖仍芸芸擾擾 熙熙攘攘 而不礙釋迦如來之所作已辦 功行圓滿也 由是言之 一切衆生既悉得拔度 一切世間法亦即使衆生得拔度者 然則謂一切莫非出世間法 不亦宜乎』

客曰『斯言誠然 但僕仍有一問 願爲釋之 其一 此公正嚴明之因果律 原爲大化之所固有者 非釋迦如來之所作 焉得引爲釋迦如來之所作已辦耶 其

二 佛說有世間法 有出世間法 今乃指此世間法爲出世間法 在聖教中 自無所依 何以解於師心自說之嫌耶』

善知識曰 『善哉問也 世之學佛者 於此二點 往往昧之矣 君既及之 吾將顯焉』

今先答第一問 夫諸法實相 唯有一如 原是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者 而凡夫惑于我見 執有牛滅垢淨增減之相 以是淪於生死 流轉不息 故必有所作以除其我見妄執 而後可以成佛 然成佛之時 亦不過返於一如實相耳 豈真別有所作耶 由凡言之 則云有作 由佛言之 則云無作 故金剛經中 嘗說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又說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 彼世間之因果律 實由諸法之一如實相所顯 正是如來無作之作 今人每不明此義 以爲學佛者必別有所作 於此身及衆生身上有所增益或損減 故能見實相者特鮮也 切宜辨之



次答第二問 夫諸聖教中 四諦爲本 四諦之首 實爲苦集二諦 苦者 卽指一切世間之苦果 集者 卽指一切世間之苦因 次之滅道二諦 則就出世間之樂因樂果而言 然此四者均屬出世間法之所依所修 不可謂苦集非聖諦也 况就十二因緣言之 則由第一支之無明 以迄於第十二支之老死 莫非世間之苦樂因果 而此十二者又均爲出世間法之所依所修 然則謂一切悉是出世間法 於聖教中豈無所依乎 今人每不明此義 以爲學佛者必離此世間 於虛無縹緲處討生活 故能見聖諦者特鮮也 亦切宜辨之』

客聞而點首曰 『誠然誠然 然此義雖明 究何以解僕之憂耶』

善知識曰 『君苟能明此義 則將視彼一切有情之恣爲爭戰 亦卽所以調伏難調 任其煎逼而終能使之拔度 亦將視己身之困於俗務 亦正屬我輩修行之所在 不能捨此而另覓道場 蓋欲求修行得度者 必須於苦中求之 故彼北拘盧洲及長壽天 均以安穩和樂之故 障礙修行 並爲八難之一 而我輩所生之此土

雖云五濁惡世一實乃聖者所許爲最利於修行者也 果於此義能深加體認 則知花  
飛葉落 鳥語蟲吟 天籟市聲 和顏怒目 米鹽刑政 尊俎鋒鏑 莫非爲我說法  
亦莫非爲人說法 而吾人之一行一住 一坐一臥 一飲一啄 一語一默 一取  
一捨 一作一止 亦莫不可修自利之行 亦莫不可修利他之行 古語有云 一色  
一香 無非中道 一草一木 同證菩提 又云 青青翠竹 總是真如 鬱鬱黃華  
無非般若 然則眼前之一切 正是吾儕滿願之場 尙何憂之有耶」

客聞而大喜曰 『積年之憂 今誠解之矣 雖然 竊猶有所疑焉 夫一切世  
間法 雖足以爲出世間法之觀境 而藉之以成道 但世間法畢竟是世間法 出世  
間法畢竟是出世間法 在原始佛教時代中 有「說出世部」者 嘗說世間法爲假  
唯出世間法是實 顯然各別 不容混同 卽其他諸宗派 認世出世間之假實相同  
然彼等固莫不認世間法爲染而出世間法爲淨 世間法爲劣而出世間法爲勝者  
故今似僅可謂一切世間法可作出世間法用 不可遽謂一切悉是出世間法也 斯義

如何 幸更進而教之」

善知識笑曰「君猶未悟乎 夫世間法之所以爲染爲劣者 以其有貪瞋癡三毒故 然三毒本無自性 三界亦屬空華 吾人雖生死其中 而始終並未離其本來自性清淨法界 故利根之士 一眼觀破 正無妨立地成佛 試觀佛說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又說一切衆生本來成佛 可以證知此義矣 其所謂世間法與出世間法 均不過一時之分別假說方便安立者耳 而君猶斤斤辨其染淨勝劣 非于法我尙有所執乎 今請與君共誦維摩詰所說經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 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 我世尊本爲菩薩時 意豈不淨 而是佛土不淨若此』 佛知其念 卽告之言 『于意云何 日月豈不淨耶 而盲者不見』 對曰 『不也 世尊 是盲者過 非日月咎』 「舍利弗 衆生罪故 不見如來國土嚴淨 非如來咎 舍利弗 我此土淨而汝不見」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 『勿作是念 謂此佛土

以爲不淨 所以者何 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 譬如自在天宮」舍利弗言「我見此土 邱陵坑坎 荆棘沙磧 土石諸山 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 不依佛慧 故見此土爲不淨耳 舍利弗 菩薩於一切衆生悉皆平等 深心清淨 依佛智慧 則能見此佛土清淨」於是佛以足指按地 卽時三千大千世界 若干百千珍寶嚴飾 譬如寶莊嚴佛 無量功德寶莊嚴土 一切大衆 歎未曾有 而皆自見坐寶蓮華 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舍利弗言「唯然 世尊 本所不見本所不聞 今佛國土嚴淨悉現」佛告舍利弗「我佛國土 常淨若此 爲欲度斯下劣人故 示是衆惡不淨土耳 譬如諸天 共寶器食 隨其福德 飯色有異 如是 舍利弗 若人心淨 便見此土功德莊嚴」……」

「天曰「言說文字 皆解脫相 所以者何 解脫者 不內不外 不在兩間 文字亦不內不外 不在兩間 是故 舍利弗 無離文字說解脫也

所以者何 一切諸法是解脫相」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婬怒癡爲解脫乎」  
天曰「佛爲增上慢人 說離婬怒癡爲解脫耳 若無增上慢者 佛說  
離婬怒癡性卽是解脫」……」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 維摩詰言「若菩薩  
行於非道 是爲通達佛道」……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爲如  
來種」 文殊師利言「有身爲種 無明有愛爲種 貪恚癡爲種 四顛倒  
爲種 五蓋爲種 六入爲種 七識處爲種 八邪法爲種 九惱處爲種  
十不善道爲種 以要言之 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 曰「何謂  
也」 答曰「若見無爲入正位者 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譬  
如高原陸地 不生蓮華 卑濕淤泥 乃生此華 如是見無爲法入正位者  
終不復能生於佛法 煩惱泥中 乃有衆生起佛法耳 又如植種於空  
終不得生 糞壤之地 乃能滋茂 如是入無爲正位者 不生佛法 起於

我見如須彌山 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生佛法矣 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爲如來種 譬如不下巨海 不能得無價寶珠 如是不入煩惱大海 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阿難 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 而諸衆生爲之疲勞 諸佛卽以此法而作佛事 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 菩薩入此門者 若見一切淨好佛土 不以爲喜 不貪不高 若見一切不淨佛土 不以爲憂 不礙不沒 但於諸佛生清淨心 歡喜恭敬 未曾有也』

善知識誦是經已 客釋然意解 歡喜踊躍 作禮而退 畏因居士因筆而記之以告一般同願

釋經

楞伽經研究

楞伽合轍又云揚都瓦官寺） 沙門寶雲傳語 慧觀筆受 是譯雖分四卷 唯得一品 文來未足

### 3. 入楞伽經十卷

後魏延昌二年 卽西紀五二三年 北天竺三藏菩提留支（此云道希、覺希） 譯本經於洛陽汝南王宅及鄴都金華寺（入楞伽心玄義云在洛陽永甯寺） 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 是譯較前爲廣 兼補闕文三品 譯成十卷 品有十八

### 4. 大乘入楞伽經七卷

唐武后久視元年 卽西紀七〇〇年 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此云覺喜） 譯本經於神都佛授記寺（或云嵩嶽天中寺） 文猶未畢 隨駕入京 令近朝安置清禪寺 麤譯畢 猶未再勘 三藏奉勅歸蕃 至長安二年 卽西紀七〇二年 有吐火羅三藏彌陀山 備窮三藏 尤善楞伽 奉勅



令共翻經沙門復禮法藏等再更勘譯 復禮綴文 以長安四年正月十五日繕寫云畢 武后曾爲之序 是譯乃合五梵本二譯本詳勘而成 文有七卷 品題有十 惟宋東都沙門寶臣註斯本時 嘗取魏譯品名 如次問入 故亦成十八品

四譯之中 除涼譯早佚外 其餘三本 若依譯事取材而論 自當謂後後勝於前前 如唐武后大乘入楞伽經序云『原此經文 來自西國 至若元嘉建號 跋陀之譯未弘 延昌紀年 流支之義多舛 朕虔思付囑 情切紹隆……三陽宮內重出斯經 討三本之要詮 成七卷之了教』 賢首入楞伽心玄義亦云『其四卷 迴文不盡 語順西音 致令髦彥英哲 措解無由 愚類庸夫 強推邪解 其十卷 雖文品少具 聖意難顯 加字混文者泥於意 或致有錯 遂使明明正理 滯以方言 聖上慨此難通 復令更譯 今則詳五梵本 勘二漢文 取其所得 正其所失 累載優業 當盡其旨 庶令學者幸無訛謬』 據此 可知譯事取材 應以唐譯

爲備 然歷代流通特廣者 仍推宋譯 學者且一致崇重之 明會鳳儀楞伽宗通緣起中有云『復取三譯覈之 宋譯雋永有餘味 故不可易』清函是楞伽心印中亦有云『唐譯簡切 終不如宋譯高古奧渺 故自古至今 猶從初譯』卽歷代註疏諸家亦多依宋譯以釋 說者或謂由於達摩之以四卷印心而此譯遂爲人所不能忘 其然 豈其然乎

第諸譯固各有短長 文義又正足互相參證 研斯經者 最宜合而讀之 亦不當有所偏廢也 如宋雷菴正受禪師卽藉斯法而通是經 嘗於其楞伽集註閣筆記中記之曰

『正受自早歲祝髮 振錫方外 每于癡坐之餘 敬讀是經 句義漠然不能終卷 後質於宿師高座 無間禪講 率亦曖昧 隆興甲申冬 會法親布衲于蘄之四祖山 復以所未至請問 衲熟視曰「此聖智境界 非羸心者可入 而子欲入之 當有方便」 正受進曰「願示其說」 衲曰「是經

蓋有三譯……子試取魏唐二譯者十七卷 置於宋譯四卷之左右 澄其神觀 參攷研味 則不惟可以讀是經 且可以入是經矣」 正受卽如其言

取前二譯 合今四卷 讀之彌月 迺於句義疑礙冰釋 深自感幸」

歷代註疏之家 固亦多以三譯互相參證 正受之楞伽集註而外 如德清之觀

楞伽記 曾鳳儀之楞伽宗通 廣莫之楞伽參訂疏 智旭之楞伽義疏 函昞之楞伽

心印等等 遇宋譯難解處 均取魏唐二譯附於其下 以資對勘 近時歐陽竟無亦

云「宋魏唐三 融取卽明 缺一仍昧 宋譯文晦 其義不彰 唐善伸文 魏時

出義 借唐解文 以魏補義 罄無不宜」 蓋三譯固亦宜合讀者 於是本經亦嘗

流出一種會譯本 其名卽曰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

此本乃明神宗萬曆八年（西紀一五八〇年）員珂所會譯 收於大明三藏聖教之

續藏中 欲究三譯之異同者可讀之 惜彼僅以宋譯爲主 宋譯所缺數品 卽亦略

去 研斯經者 仍宜自取三譯合讀 庶能得其全而無所遺也

(三) 本經之疏釋

談本經之疏釋者 當首推龍樹之釋論 其所釋乃三萬六千頌之次本 法藏入楞伽心玄義中曾言及之 但此論徒傳西國 未來中土 殊可惜耳 其次則吾人當憶及馬鳴之大乘起信論 雖非專疏本經者 然古德恆謂彼通申諸大乘經論 別申楞伽經論 此語久成定評 而論中發揮本經之義 亦多可見 讀本經者 正宜取而勸之 在印土撰述中 此外不聞有疏釋本經者矣 至於中土之疏釋 則殊非寡 蓋楞伽雖云難讀 而古來慧業文人 對之彌感興趣 益以達摩傳爲心印 法相依爲宗典 玩索之者 更不乏人 以是疏釋之作 亦復琳琅滿目 況本經文義艱晦 其有賴於疏釋者 尤覺殷重 諸師之功 自不可沒 今當拉雜記之

1. 法藏入楞伽心玄義一卷 唐先天元年前出(西紀七二二年前)

2. 智嚴楞伽經註五卷(或云七卷)唐開元九年前後出(西紀七二二年前後)

3. 寶臣大乘入楞伽經註十卷 (或稱楞伽新說)
4. 楊彥國楞伽經纂四卷 宋建炎二年前出(西紀一一二八年前)
5. 正受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四卷(附黃復之音釋) 宋慶元二年出(西紀一一九六年)
6. 善月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通義六卷 宋嘉定二年出(西紀一二〇九年)
7. 宗泐如玘合撰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註解四卷 (或云八卷) 明洪武十一年出(西紀一三七八年)
8. 德清觀楞伽經記八卷 明萬曆二十五年出(西紀一五九七年)
9. 德清楞伽補遺一卷
10. 廣莫楞伽經參訂疏四卷 (或云八卷) 明萬曆三十年出(西紀一六〇二年)
11. 曾鳳儀楞伽經宗通八卷 明萬曆二十七年後出(西紀一五九九年後)
12. 通潤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合轍八卷 明天啓元年出(西紀一六二一年)
13. 智旭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玄義一卷 明永歷六年出(西紀一六五二年)
14. 智旭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義疏九卷

- 15 函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心印四卷(或云八卷)清康熙三年前出(西紀一六六四年前)
- 16 淨挺楞伽心印一卷 清康熙九年前出(西紀一六七〇年前)
- 17 焦竑楞伽經精解評林一卷 明萬曆四十八年前出(西紀一六二〇年前)
- 18 曇遷楞伽經疏六卷
- 19 元曉楞伽經疏七卷
- 20 元曉楞伽經宗要一卷
- 21 思恭楞伽經再刪補疏六卷
- 22 智昭楞伽經文外記二卷
- 23 法安楞伽經鈔二卷
- 24 明禪師楞伽經疏四卷
- 25 慧鏡楞伽經略記三卷
- 26 菩提流支楞伽經義記五卷

- 27 陟法師楞伽經疏三卷
- 28 陟法師楞伽經引論一卷
- 29 菩提達磨楞伽經疏四卷
- 30 尙德楞伽經疏十二卷
- 31 大雲寺楞伽經疏十卷
- 32 吉藏楞伽經義心一卷
- 33 行珍楞伽經義抄一卷
- 34 惠讚楞伽經疏八卷
- 35 楞伽經百八義通心地決一卷
- 36 楞伽經大義燈抄四卷
- 37 佚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疏殘本一卷（現存續藏中）
- 38 張戒（元時人）楞伽經註八卷（見宋濂翻刻正受楞伽集註序文）

39 佚名楞伽古註若干卷

(楞伽集註所引謂汝南謝如晦云周壽元翁得於廬山古經藏中蓋唐中葉後經生所書不著撰人名氏)

40 白菴重刊楞伽集註四卷

明洪武四年出(西紀一三七一年)(此就正受本而加以刪補者)

41 貴立(蜀東普真)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科解十卷

明萬曆四十一年出(西紀一六一三年)(在京師慈慧寺出現有刊本)

42 陸潛虛(西星長庚)楞伽經句義通說要旨四卷

(現有刊本)

諸家之中 賢首之玄義 與蕩益之玄義 自當與本經並傳千古 其次則曾鳳儀之宗通 通潤之合轍 並為研斯經者所當讀也 輒近弘法之士 於本經亦間有疏釋 如太虛師之楞伽義記 歐陽竟無之楞伽疏決等 亦堪參閱

#### (四) 本經之名稱

楞伽經之梵名 為 *Lankavatara-sutra* 涼譯未詳何名 宋譯曰楞伽阿跋多羅寶

經 魏譯曰入楞伽經 唐譯曰大乘入楞伽經 而學人每簡稱之曰楞伽經

本經說於印度南海濱摩羅耶山 (*Malaya* 此云除垢) 頂上楞伽城中 故得名楞伽 然楞伽一名 雖曰實以指事 亦即藉以喻法



梵語楞伽 此云難入 亦云險絕 亦云可畏 亦云不可往 乃一城名 蓋此楞伽城 卽在今錫蘭島 居南海中 與大陸隔離 風濤險惡 非可輕渡 古代估帆 自易傾覆 故人以其險絕難往而名之曰楞伽焉 惟據歷來傳說 此楞伽城又頗近於神怪 彼謂此摩羅耶山 高五百由旬 孤峙削成 下瞰大海 無路可上 非有神通者莫能升往 山頂有城 迴無門戶 必以神通飛空下入 方預其中 故此城以難入及不可往而得名楞伽 準此 則此城殆非人跡所至之地也 雖然 玄奘三藏遊印土時 固嘗有人指示其地矣 試觀大唐西域記中所記僧伽羅國條下 不有之乎

記云 『國東南隅一有餒(原註云 勒鄧反)迦山 巖谷幽峻 神鬼遊舍 在昔如來於此說餒迦經(原註云 舊曰楞伽經 訛也)』

梵語阿跋多羅 或作阿鞞多羅 或作阿伐哆陀羅 此云遊入 故魏唐二譯翻之爲入 若巖格言之 應云下入 在梵語中 下入上入 悉有別名 此名所指

唯從上而下入也 蓋謂佛遊化印土時 曾降臨于此楞伽城而說法也

宋譯多一寶字 非是梵語 乃是華言 卽貴重義 蓋謂此經可寶 應爲學人所寶 故稱之曰寶經也

然歷代註疏家固亦另有一義以釋此經名者 卽謂楞伽乃是寶名 阿跋多羅乃是無上 此楞伽實爲無上之寶 而此山乃由此無上之楞伽寶所成 故山以寶名 而經又以處名也 此義乃憨山大師據梵師之說而明定之者 其說如下

憨山觀楞伽記云「愚居五臺時 曾遇一梵師……(中略 見前)……因問

楞伽山在何處 師曰 此山在天竺國之南海中 又問何以楞伽爲名 師

曰 楞(原注云去聲呼)伽 乃寶名 其狀八楞 視之渾圓 體極堅固

不可鑽穿 常放光明 世間之寶 無有過上者 故阿跋多羅 此云無上

以山純此寶 是山以寶名 故曰楞伽阿跋多羅寶山 山頂有城 此寶

天成 無門可入 而爲夜叉鬼王所據 佛在此山頂城中說此經 故經以

處名耳 又問此山人能到否 師云 人不能到 以其此山下細上大 每於陰雲黑夜 或波濤洶湧 其山形益顯露分明 光明愈盛 若海湛空澄 天無雲翳 海空一色 其山即不見 然彼土僧有修禪者 于海岸經行 望之以入觀耳』

愁山之記出未數年 吳興廣莫大師撰楞伽參訂疏 力斥其謬 指爲齊東野人之語 謂他經凡稱楞伽者 皆不可往義 不得指爲八楞之寶也 第愁山必實有所聞 決非面壁虛構 此吾人亦當能信之者

考文殊般泥洹經云『文殊身如紫金山 其冠毗楞伽寶之所嚴飾 有五百種色 一一色中 日月星辰 諸天龍宮 世間衆生所希見事 皆於中現』又觀無量壽佛經云『次亦應觀觀世音菩薩 此菩薩……頂上毗楞伽摩尼寶以爲天冠』又首楞嚴三昧經云『釋提桓因言 我於須彌山善法堂上 著釋迦毗楞伽摩尼瓔珞 以是光明 一切天衆身皆不現』故愁山亦云『楞伽 寶名 具云釋迦毗楞伽 此云

能勝 義云堅固』然楞伽二字 是否卽爲釋迦毗楞伽及毗楞伽之略 固屬疑問 賢首入楞伽心玄義中 未嘗釋楞伽爲寶名 且曰『勘諸梵本及十卷中 都無寶字』彼於經名中置一寶字 尙引以爲疑 第彼亦嘗謂楞伽二字有莊嚴之義 而釋之曰『此城衆寶校飾 復曰莊嚴』蓋經中自有『衆寶所成』之明文 其事非誣 惟其名固未及寶耳

或謂楞伽雖未必卽是寶名 然此摩羅耶山頂之楞伽城 實與其山同爲無上衆寶所成 故應譯楞伽爲不可往 卽是單提此城之定名 譯阿跋多羅爲無上 聯以寶字 卽是特標此城之異質 此說自較安于愁山 且其來亦甚古 在賢首以前 釋宋譯者 卽已若是 以經名中特明標一寶字也 藕益大師楞伽玄義中 亦取此說 且謂『摩羅耶山 種種寶性所成 故名無上 以譬大涅槃山亦是種種無上法寶所成』因說法寶十種無上 所謂諦理無上 慈悲無上 定慧無上 智斷無上 徧知無上 道品無上 方便無上 位無上 利益無上 圓滿無上 於此十種無上

分別發揮 莫不盡致 蓋此說之淵源於古 相沿弗替 乃不可掩之事實也

特賢首在其入楞伽心玄義中 亦嘗判此說爲「甚訛」 但未明言其訛之所在

洎宋善月大師撰楞伽通義 則云「或翻無上 則合云阿耨多羅 恐訛轉爾」 據此 無上之翻 其訛可知矣

綜而觀之 本經經名 仍應以「入難入國」釋之爲正 此難入國 卽本經之說處 而入難入國 卽本經之佛事 蓋本經實以處得名 亦卽以事得名也

吾人於楞伽二字之正釋 既審定爲「難入」 或「不可往」 而認之爲一國城之名 又當知本經之以此爲名 非惟指其實事 亦卽以喻夫深法 此在歷代諸註疏中 固靡不言之 而其中言之最爲詳贍者 當推賢首藕益二大師之兩部玄義 今並撮述於左

(甲)賢首入楞伽心玄義中 釋此經名 於翻名指事之外 別列五義 一曰

顯用 二曰顯德 三曰表法 四曰辨行 五曰表玄

(子)顯用

『顯用者 有二義 一 城爲難入 佛能入之 二 羅刹難化 入中化之 果用垂降 至此二難 故云入難入也』

(丑)顯德

『顯德者 謂一心真性 周絕四句 迴超情表 猶崖城絕戶 故云難入 垂言巧辨 宣示悟入 故云能入 此卽教入義而義現也』

(寅)表法

『表法者 有三義 一 城表理玄 二 羅刹表障重 三 入顯行成 行成離羅刹之障 證難入之城 對法論中 轉依略有三義 一 轉成 謂行成也 二 轉離 謂滅障也 三 轉顯 謂證理也 此中三義 當知亦爾』

(卯)辨行

『辨行者 謂真理性融 掩絕圖度 聖智玄悟 妙證相應 故云入難入也 此則以智入理也』

(辰)表玄

『表玄者 謂自覺聖智 舉體是真 更無餘智能證此真 故名難入 還令卽真之智 證此卽智之真 此卽無入 入入而卽無入 名難入也』

(乙)滿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玄義中 釋此經名 於翻名指事之外 別列入義 一明偏真不可往 二明卽真不可往 三明離二邊中不可往 四明卽二邊中不可往 (已上四者爲約教別釋) 五約五法明不可往 六約三性明不可往 七約諸識明不可往 八約二無我明不可往 (已上四者爲結成經意)

(子)明偏真不可往

『夫衆生六識 依于根海 攬于塵風 起惑造業 流浪無已 誰知南明彼岸 有妙寶山 山中有城 寂靜安穩 縱令藉佛言教 知有涅槃 譬如遙望楞伽 如何可往 必須四念處慧 息境界風 四正勤力 澄轉識浪 四如意足 發起神通 五根躡足于虛空 五力直上而不返 然後開七覺無門之門 遵入正無路之路 徑登三脫 安隱入城 此則一切外道凡夫仙魔釋梵所不能到 故云不可往也』

(丑)明卽真不可往

『夫寶山有城 雖云在海彼岸 實在海中 涅槃山城 當知亦爾 卽在生死大海之中 生死大海既如幻夢 涅槃山城亦如幻夢 而一切外道凡夫 乃至愚法二乘 咸執三界以爲實有 不知三界諸法無性 亦不知無性之性 正在一切差別幻夢性中 自非了達身受心法等如虛空 成就無生三十七品 知一切法本空無相無作 何由安隱入



涅槃城 故約凡外愚小而云不可往也」

(寅)明離二邊中不可往

「夫摩羅耶山楞伽大城 自海龍王宮出 南望觀之 則云在彼南岸 然更過此山之南 復有大海 從彼返觀 則又云在此北岸矣 是知對生死明涅槃 則涅槃爲彼岸 生死爲此岸 對中道明二邊 則中道如山頂 而二乘所謂涅槃彼岸 還是變易生死大海耳 二乘自謂出生死有邊 入涅槃無邊 作已渡想 作究竟想 而不知此高山大城 種種諸寶 間錯莊嚴 無量華園香樹堂室 古昔諸佛賢聖思如實法得道之處 斯乃迴超二種生死大海 若以空作證者 于此妙境 永非其分 故約兩教二乘而云不可往也 況凡外乎 夫衆生無始以來……藏識之中 法爾具足無漏性功德種 雖復熾然流轉生死 而此無漏心性 仍復常住 不生不滅 譬如大海波浪之中 寶山大

城 朗然安住 性無動搖 苟生死涅槃此彼兩岸情見稍未盡忘 決定不能階此常住山頂 故須先以入空道品離生死有岸 次以入假道品離涅槃空岸 非空非有 四句咸離 正觀中道 不踐凡小權乘轍迹 如神通力得詣山城也』

(卯)明卽二邊中不可往

『夫山城既在大海之中 則中道豈在二邊之外 苟不得神通 則不惟山城決不可往 卽大海亦決不可往也 苟得神通 則山城尙可直往 大海亦何不可往哉 羅婆那夜叉王 以神通力 住此山城 遊戲往來海此彼岸 無有障礙 諸佛菩薩亦復如是 神名天心 通名慧性 天然妙慧 卽是自覺聖智 覺了一切諸法皆是自心所現境界 心外無法 是故恆居中道涅槃山城 遊戲往來生死涅槃此彼兩岸 自在無礙 彼棄二邊取中道者 譬如枯守山城 不能飛渡大海 何

名神通 既無神通 卽非夜叉王之眷屬 是故別十迴向 不知中道  
佛性卽一切法 圓教奪之 僅名理卽 唯有圓頓行人 了知如來藏  
心不變隨緣 舉體而爲賴耶識海 亦卽舉體而爲外境界風 亦卽舉  
體而爲轉識波浪 亦卽舉體而爲法性寶山大涅槃城 又復隨緣不變  
舉凡八識六塵生死涅槃二邊中道 乃至五法三自性等 一一無非  
自心現量自覺聖智境界 所以咸超四句 並絕百非 執之則觸塗成  
滯 了之則無法不通 此則六道三乘九法界思量分別所不能入 故  
云不可往也』

已上四者 約教別釋竟 下四則爲結成經意 一結成經意者  
經初歎菩薩德 謂于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究竟通達 蓋是卽  
二邊中 而經中處處或兼用通別二種方便 對破二乘法執 及  
破凡外我執 則偏真乃所彈訶 卽真但中猶未全棄 的是大乘

專著

教海觀瀾錄

滅諦之終極 舉此五者 而四諦備焉 八聖道中 所謂正語正業正命 卽戒學之分攝 所謂正勤正念正定 卽定學之次第 所謂正見正思 卽慧學之標準 舉此八者 而三學備焉 彼之所修 殆卽聲聞之正行 又以認三世實有法體恆有及依法相差別義之故 于此五鳴及八聖道 自須切實用功 循序漸進 四諦旣宜依次精修 三學亦當同等重視 不容稍流虛渺 不容漫言頓悟 旣得自度 乃堪進而度他 此部雖弘有大乘義 然彼大乘之所謂自未得度先度他者 殆此部之所不取 故不列之正出世道也 或謂此部以多聞名 可知其修行亦持智慧主義 與其母部大衆部等仍同立于一條陣線也

#### (4) 果地論

多聞部傳襲其母部大衆部崇大黜小之思想 于小乘極果 亦認爲有缺點 故彼亦說 有阿羅漢爲餘所誘 猶有無知 亦有猶豫 他令悟入 此

與大眾部及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並同 而與上座部相反

(乙)多聞部教義之雜集

(1)異部宗輪論云「其多聞部本宗同義 謂佛五音是出世教 一無常  
二苦 三空 四無我 五涅槃寂靜 此五能引出離道故 如來餘音是世  
間教」

(2)又云「有阿羅漢爲餘所誘 猶有無知 亦有猶豫 他令悟入 道因  
聲起」

(3)又云「餘所執多同說一切有部」

按多聞部以出於雪山 多攝上座部義 故其所執多同於上座部系中  
之有部 第依宗輪論說 有部實出於多聞部之後 則應說多聞部實  
爲有部先河之導 若依塔那拉他佛教史所舉正量部之傳說 則直稱  
此多聞部爲有部之末派 且以之轉隸於上座部一系矣

(4) 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一之本云「其多聞部 薩婆多部 雪轉部 犢子部 法上部 賢胄部 正量部 密林山部 化地部 經量部、十部同說 非諸佛語皆爲利益 要逗物機 務令入道 名利益故 唯入聖道是正法輪 穀輞輻圓 摧破煩惱 名爲輪故、故世友說 非如來語皆爲轉法輪 世尊所言 亦有不如義 詮入正道教 八道境故 亦名法輪 所餘功德及所餘教 雖名聖教 不名法輪 如問慶喜 天雨不耶 問諸比丘 汝等乞食 易可得 氣力安不 此何利益 轉何法輪 故諸經中 雖敘佛語 有非利益而非法輪 如說逆害於父母等 此教所言 何必如義 故佛亦有不如義言 此等十部 總說諸經有不如義而說虛言 有非法輪而無利益」

(5) 又云「薩婆多等十部(見上)同說 佛所說經 非皆了義 佛自說 有不了義經 如契經說「不信不知恩 斷密無容處 恆食人所吐 是最

上丈夫」此即名爲不了義也。故一切經有不了義」

(6)又云『多聞部說 如來五音是出世教 一無常 二苦 三空 四無我 五涅槃寂靜 以此五種決定能引出離道故 如來餘音是世間教 與五俱起 亦是出世 設引出離道 不與五相應 不決定故 非出世教 論說言音 音即音聲 故但取聲 不說名等 故佛諸教 通以有漏無漏之聲而爲其體 以佛五音是無漏故』

按此爲小乘六種教體說之一 與其母部大眾部及其同出之說出世雜胤二部以無漏實有聲名等爲教體者異 與其同出之一說部以無漏假聲名等爲教體者亦異

(7)部執異論疏云『其羅漢便於大眾部具足誦出淺義及以深義 深義中有大乘義也……成實論即從此部出 故參涉大乘意也』

(8)三論玄義云『深義中有大乘義 成實論即從此部出』



按已上二條 均謂多聞部中有大乘義 爲成實論所自出 惟未詳所指大乘義爲何 第觀成實義通大乘 古德或判爲大乘 或攝於大乘初門 亦可覘其淵源有自 且成實論中 必含有此部之深義 惜末由辨之耳

〔說假部之分立〕 以面稟釋尊之聖弟子 經百餘年 復出於世 而別開新部者 除上述之祀皮衣尊者外 尙有一大迦旃延 大迦旃延乃釋尊十大弟子之一 於鹿苑聞法出家 得阿羅漢 以「論議第一」著稱 佛在世時 曾造論解佛所說阿含經義 或云 此論卽是蜾勒 乃三種阿毗曇之一 或云 此論卽是施設足論 乃六足論之一 當佛滅時 彼住阿耨達池（此云無熱池）側 至佛滅後二百年中 從阿耨達池出 至摩伽陀國 時大衆部中新出有多聞部 於舊時所弘三藏聖教 謂爲僅有淺義 卽便具足更誦深義 大迦旃延旣出 因又在大衆部中分別三藏聖教 明此是佛假名說 此是佛真實說 此是真諦 此是俗諦 此是因果 於是新

起之多聞部義 又從而加以分別 時人有信其所說者 有不信其所說者 其信之者遂別成一部 以其所說 世出世法 皆有少假 故名說假部 說假部之梵名爲 (Pannativads) 或爲 (Prajnativadin) 此土除譯作「說假部」外 或稱「分別說部」「施設部」「施設論部」「多聞分別部」「波羅若底婆拖部」「鉢蠟若帝婆耶那部」 亦有時稱爲「分別論者」 此部之產生 與多聞部絕相似 大迦旃延尊者 既與祀皮衣尊者同爲釋尊弟子 同於佛滅百餘年後復出 而大迦旃延所住之阿耨達池 又與祀皮衣所住之雪山 同在印土北方之一地 同出於上座部之布教區域 但多聞部以含濡於上座部之思想已深久故 多採取敵派之教義 而說假部則不然 雖亦立有新計 然所執仍多同其母部 今且先撮述說假部教義之大綱 次雜集諸書所見說假部之零星教義

(甲)說假部教義之撮述

(1)萬法論

說假部於其母部大衆部去來無體現在實有說 加以引伸而改變之 乃執去來無體現兼有無說 亦執無爲緣起說 彼謂萬法之中 不僅其屬於過去未來者非實有 卽其屬於現在者 有一部爲實有 亦有一部非實有 蓋現在法在五蘊中 固可爲實一而在十二處十八界中 則均爲假 何以故 五蘊不分根境 能緣所緣不對立 直就法之自性而分類 故以之爲實 十二處十八界則以能緣所緣對立 根境相對而說 故謂爲假設而非實法 淺言之 彼殆以體爲實而用爲假 以性爲實而相爲假也 由是彼謂現在之法亦兼通有無 此與大衆雞胤二部之「法無去來」異 與一說部之「諸法但名」異 與說出世部之「俗妄眞實」異 與多聞部之「法有我無」異 便與諸部不能相容而別成一部 在小乘六宗之中 應判此說假部爲第四「現通假實宗」 同宗者 有敵派之經量部末計及後世之俱舍宗 惟經量部末計說五蘊十二處皆假 唯十八界爲實 與此部亦略異 而俱舍

宗說十二處十八界皆實 唯五蘊爲假 與此部尤相反

(2) 聖教論

說假部傳襲其母部大衆部法性平等悉是法輪之義 所依經教 與其母部大衆部及一說部說出世部同 惟此部於大迦旃延尊者所造之施設論 必奉爲最要之典 故亦名施設論部 此與雜胤部之弘論精神亦頗相近 又大迦旃延尊者嘗在三藏中 明此是世尊假說 此是世尊實說 加以精詳之分別 是則前此諸部所未之及者 蓋自多聞部主具足誦出三藏中淺深諸義以來 大衆部之三藏 已非復其舊 今又從而分別其假實 則其聖教之崇依 實與舊時諸部均有殊矣 又考施設論中 嘗舉「空空」「大空」「內外空」等十空 說者認爲大乘空宗之先驅 而此部依之 可知其思想亦有隣於大乘者已

(3) 修行論

說假部不用其母部大衆部之智慧主義 而別持福德主義 彼謂「現見修道不能得聖 故知聖道不可修成 但由持戒布施等福 得聖時具 便成聖果 故不可修慧力得聖」 故彼嘗立有定義曰 「道不可修 道不可壞」 或曰 「聖道由福德得 聖道非修得」 或曰 「福德生聖道 道不修亦不失」 此福德主義 實爲大乘菩薩道中一至要之義 而說假部竟及之 至堪注意 其說不可修慧力得聖 乃與其母部顯有衝突者 亦其別成一部之一主因也

#### (4) 果地論

說假部所計果地 今亦不詳 惟宗輪論等書均稱此部所執多同大衆部 亦可略見其梗概 蓋彼必亦崇大黜小 盛稱如來及菩薩之勝妙也

#### (乙) 說假部教義之雜集

(1) 異部宗輪論云「其說假部本宗同義 謂苦非蘊 (按此部說蘊實處界

假 苦乃由諸行相待而立之假名 故不認爲實有之蘊也 宗輪述記釋之  
云 色等諸法 有義名苦 其實非苦 如無間果 體實非苦 所感諸蘊  
有苦相合 說名苦蘊 其體非苦 生滅等法 並非行苦 其蘊等上  
業皆實有)

(2)又云『十二處非真實』(按此部說蘊實處界假 故不認十二處爲真實  
即亦不認十八界爲真實也 宗輪述記釋之云 以依積聚 緣亦積聚  
積聚之法 皆是假故 雖積聚假 義釋於蘊 蘊體非假 無依緣故 現  
在世之識 不名爲意 入過去時 方名意處 依止義成 體非現在 亦  
非實有 問 十八界等 若爲假實 答 亦有依緣積聚假義故 此亦非  
實)

(3)又云『諸行相待 展轉和合 假名爲苦 無士夫用』

(4)又云『無非時死 先業所得』(按十八部論譯此文云 無橫死 由本

業所得)

按後之有部 說有非時死 而王山部 義成部 則並說阿羅漢無非時死

(5)又云『業增長爲因 有異熟果轉』(按宗輪述記釋之云 唯業殊勝方能感果 得等餘法 不招異熟 要業功能得果時具 相用增長 爲異熟因 方感果故 餘卽不爾)

(6)又云『由福故得聖道 道不可修 道不可壞』(按宗輪述記釋之云 現見修道不能得聖 故知聖道不可修成 但由持戒布施等福 得聖時具 便成聖果 故不可修慧力得聖……一得以去 性相常住 無剎那滅 故不可壞) (又按十八部論譯此文云 福德生聖道 道不修亦不失)

(7)又云『餘義多同大衆部執』

按說假部與多聞部異 多聞部所執多同敵派之有部 而說假部所執

仍多同其母部 卽與其同出之一說說出世雞胤三部亦相近似 究此部之教義者 當參閱大衆部條 惟一則計去來無體現在實有 一則計現在法中亦通假實 外若相同 內實有異 正如一說部之計諸法但名 說出世部之計俗妄真實 終與母部有殊 不若雞胤部之真能恪遵母教也

(8) 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一之本云「其大衆部 一說部 說出世部 雞胤部 說假部 制多山部 西山住部 北山住部 法藏部 飲光部 十部同說 佛一切語 皆爲利益 如來所言 無不如義 非唯入聖道是正法輪 一切功德 能摧諸惑 並名法輪……故佛所說一切三藏 皆轉法輪 咸爲利益 悉皆如義 無有虛言」

(9) 又云「大衆部等十部 (見上) 同說 佛所說經 皆是了義 契當道理 皆法輪故」



(10)又云「其說假部 聲名句等 若在處等 體非實有 以說依緣有積聚故 若在蘊等 聲等便實 雖有積聚 不說依緣 以名蘊故 聲名句等既通蘊等 故通有漏無漏假實以爲教體」

按此爲小乘六種教體說之一 在上述諸部中 已別有三種 一爲大衆說出世雞胤三部 以無漏實有聲名等爲教體 二爲一說部 以無漏假聲名等爲教體 三爲多聞部 以有漏無漏之聲爲教體 並此爲四

(11)又卷三之本云「說假部說 能造所造 若麤若細 在蘊門中 體皆是實 義積聚故 體非積聚 在界處門 並皆是假 依緣並皆體積聚故 通有無漏」

按此爲辨大種造色說之一 與其母部大衆部及其同出之雞胤部說現在之大種(能造)造色(所造)悉爲實有者異 又與其同出之一說部說

能造所造都無實體者異 又與其同出之說出世部說能造所造有漏是假無漏是實者異 又與其同出之多聞部說三世（不僅現在）有漏無漏之大種造色悉爲實有者異

（12）又云『眼等五根……說假部說 亦通假實 在蘊門實 界處假故』

按此爲辨五根體性說之一 與其母部大眾部及其同出之雞胤部說現在（簡去來）五根有四塵之實體者異 又與其同出之一說部說根唯有名都無色體者異 又與其同出之說出世部說有漏根假無漏根實者異 又與其同出之多聞部說三世五根悉有實體者異

（13）成唯識論卷三云『上座部經分別論者 俱密說此（指賴耶） 名有分識 有謂三有 分是因義 唯此恆徧爲三有因』 按唯識述記釋之云 分別論者 舊名分別說部 今說假部 說有分識 體恆不斷 周徧三界 爲三有因 其餘六識 時間斷故 有不遍故 故非有分 世親攝論無

文 唯無性釋有九心輪 此是阿賴耶識 九心者 一有分 二能引發  
三見 四等尋求 五等觀徹 六安立 七勢用 八反緣 九有分心 餘  
如樞要說)

(14)無性攝論卷二云『上座部中 以有分聲 亦說此識 阿賴耶識是有  
因故 如說六識不死不生 或由有分 或由反緣而死 由異熟意識界而  
生 乃至分別說部 亦說此識 名有分識』

按此義爲說假部同于上座部者 非大眾部所說 蓋自北天竺攜來者  
也

(15)佛性論一云『若依分別部說 一切凡聖 並以空爲其本 所以凡聖  
衆生者皆從空出 故空是佛性 佛性者大涅槃』

按說假部所依之施設論中 嘗闡明十空之義 卽所謂「空空」「大空」  
「內外空」等 其於空義之契會 自亦有深至者 然與大眾一說說出

世雞胤四部所見 自有等差 各如其計

(16) 賢首五教章云『現通假實宗 謂說假部等 彼說無去來世 現在世中諸法 在蘊可實 在界處假 隨應諸法假實不定』

(17) 宗輪論述記云『此部所說世出世法中皆有少假 至下當知 非一向假故 不同一說部 非出世法一切皆實故 不同說出世部 既世出世法皆有假有實 故從所立以標部名』

按已上二條 均謂說假部計現通假實 非一切皆假 亦非一切皆實 而其部名之立 亦由於此 但此部嘗說三藏中有假名說與真實說之分 說假之名 其能大顯於印土者 似當在彼而不在此 然彼假名真實之分 亦必正依蘊實處界假之定率 二者固二而一也

賸錄二

〔佛滅第二百年中之印度王統〕 當佛滅之第一百年滿時 適爲印度新摩伽陀國悉蘇那伽王朝迦羅阿育王在位之第九年 此王薨後 有十兒並登爲王 國勢日衰 逮佛滅後一四一年（西紀前三四六年） 悉蘇那伽王朝(Sisunaga)遂滅 難陀王朝(Nanda)代興 不幸此時馬基頓國有名之亞歷山大王方征服希臘雅典波斯埃及等國 欲融合西亞東歐北非之文明而建一大帝國 遂以坦叉斯羅(Taxila)王之請 引兵侵入印土 先渡印度斯河 至遮拉爾浦爾(Jalapur)之地 其地位於海達泗披河(Hydaspes)或現稱吉拉木河(Jhelum)上 其國王曰波勒斯(Porus) 聞亞歷山大來 卽率戰車數百乘 戰象二百頭 迎戰於河上 不幸大敗 但波勒斯與亞歷山大立即握手言歡 結爲至交 亞歷山大因又向東南進襲 欲往覘恆河之神偉 雄師所經 莫之能敵 其時爲西紀前三二七年 卽佛滅一六〇年 難陀王朝之名王舍利窟多 曾在業弗阿基斯 與亞歷山天王對戰

卒致敗績 時有旃陀掘多(Candra Gupta)(此云月護)者 乃一棄兒自  
幼爲一婆羅門僧所收養 此僧見辱於難陀王而死 掘多常引以爲恨及  
長 遂揭竿謀叛 但屢戰失利 後通款於亞歷山大 始獲勝 陷華氏  
城(卽波吒釐子城 阿育遷都於此) 殺難陀王 是時亞歷山大以將士不  
願東進而旋師 不久卽薨 其部下諸將紛紛割據 於是掘多亦馳歸印土  
逐馬基頓守兵 統一中西北三印度 再建立摩伽陀國 是爲孔雀王朝  
(Maurya)(音譯曰摩利耶) 爲印度有大帝國之始 是時國勢強盛 政教  
修明 典章制度 燦然可觀 隣邦亦遣使臣駐華氏城以謀親和 此王力  
護佛教 佛教因之大宏 及其子賓頭沙羅(Bindusara)王嗣立 亦能繼其  
大業 善治其國 與希臘埃及諸國益能修好 自亞歷山大入印以來 印  
人獲與希臘文明相接 互得一絕大之影響 其時風氣爲之大變 今且更  
依善見律等書 將佛滅第二百年中之王統 分紀於下

1. 迦羅阿育王 (Kalasoka) —— 在位二十八年 其第九年爲佛滅百年

2. 迦王十兒 —— 在位合二十二年

3. 難陀王 (Nanda) —— 在位合二十二年

4. 旃陀掘多王 (Chandragupta) —— 在位二十四年

5. 賓頭沙羅王 (Bindusara) —— 在位二十八年 其第十三年爲佛滅二百年

〔佛滅第二百年中之錫蘭王統〕 當佛滅之第一百年滿時 適爲錫蘭波

君荼迦婆耶王起兵後之第十一年 此王壽命甚長 又越七十餘年始命終

其後聞荼私婆代之 壽命亦長 故此百年中 錫蘭僅一易王耳

### 第五王——波君荼迦婆耶

波君荼迦婆耶起兵於佛滅後滿八十九年 卽脩脩佛那迦王之第

十七年 其後越十一年 卽爲佛滅後滿二百年

在位八十七年(相傳僅七十年 其前空位十七年)

第六王——聞荼私婆

佛滅後滿一七六年 卽旃陀掘多王之第十四年 波君荼迦婆耶王命終 是年聞荼私婆卽代之爲王

在位五十九年（其第二十四年 卽佛滅第二百年）

〔佛滅第二百年中之印度外道〕 佛滅以後 印度外道復盛 而其中仍以婆羅門教爲最 蓋其淵源既古 根柢亦固 深入人心 牢不可破 故直至今日 仍流行於印土也 然世易時移 亦常受佛教及他教之影響 而思想爲之蛻變 及佛滅二百年時 婆羅門教正統之弭曼薩派 已漸由前弭曼薩派（或稱業弭曼薩派）而移入後弭曼薩派（或稱梵弭曼薩派 卽吠檀多派） 其旁支之數論派 亦已漸由無神數論派而移入有神數論派 此時一面既漸由數論派下流出瑜伽派 一面又漸由弭曼薩派下流出勝論派及正理派 瑜伽派說各種行法 計八徽 集八支瑜伽 爲印度震



炫一世之神祕修法大集團 勝論派說六句義 主多元論 採極微說 爲印度組織精密之最大自然哲學 正理派說十六句義 立四量 出因明五支作法 爲印度艱難締造之前期論理學 此等諸派 各有所立 蔚然成家 名播異域 在印度思想中 至足注意 惟彼等於當時流行之佛教 耆那教 及順世外道等之教義 殆均有所融攝 而當其盛行之時 各教派又常轉受其影響 卽佛教諸部中 亦在所不免也

〔佛滅第二百年中之世界大事紀年〕 佛滅於民國紀元前二二九七年 卽西歷紀元前四八六年 今就滅後第二百年述之 以西歷論 卽由紀元前三八六年至二八七年

佛滅後第一百零一年（二二八六年）

周安王在位第十六年 命齊大夫田和爲齊侯 是曰田齊

印度迦羅阿育王在位第十年 錫蘭波君荼迦婆耶王在位第十二

年 蘇那拘授悉伽符及旃陀跋闍具足戒

佛滅後第一百零二年(三八五)

秦弒其君出公 立獻公 秦衰

佛滅後第一百零三年(三八四)

楚悼王舉吳起爲相 國富兵強

柏拉圖之弟子亞里士多德生 壽六十三 曾繼柏氏之觀念論而

立中庸說 創演繹論理 又研究理學 稱爲理科學之祖

佛滅後第一百零四年(三八三)

魏破趙師於兔臺

馬其頓王阿明第二立

佛滅後第一百零五年(三八二)

斯巴達占領底比斯之內城 敷專制政治

佛滅後第一百零六年(二八一)

楚悼王薨 宗室大臣殺吳起

佛滅後第一百零七年(二八〇)

楚肅王立 齊伐燕 魏韓趙共伐齊

希臘人始論圓錐形算術

佛滅後第一百零八年(二七九)

齊康公卒 無子 田和遂並齊 齊亡

底比斯始與斯巴達戰以求恢復自由

佛滅後第一百零九年(二七八)

齊威王立 狄敗魏師 魏韓趙共伐齊

雅典復定海盟 與底比斯合敵斯巴達 底比斯大將伊巴農編神

聖軍

佛滅後第一百一十年(三七七)

晉靖公立 蜀伐楚

上座耶舍舉行第二結集於毗舍離

佛滅後第一百十一年(三七六)

周安王崩 三晉廢其君而分其地 晉亡

佛滅後第一百十二年(三七五)

周烈王立 在位凡七年 韓滅鄭

佛滅後第一百十三年(三七四)

趙成侯立

波斯又伐埃及 波斯王薨

佛滅後第一百十四年(三七三)

燕桓公立 破齊師於林狐 魯魏共伐齊

波斯三王子爭立 阿克蘇殺二弟自立

佛滅後第一百十五年(三七二)

孟子生 趙伐衛 魏破趙師

佛滅後第一百十六年(三七二)

韓嚴遂弑其君哀侯 魏武侯薨 諸公子爭立

底比斯破斯巴達軍於留克特拉 由是底比斯代斯巴達握希臘之

霸權

佛滅後第一百十七年(三七〇)

齊侯入朝 魏破趙師

馬基頓王亞歷山大第二立

佛滅後第一百十八年(三六九)

周烈王崩 韓趙伐魏 定其內亂

斯巴達與雅典同盟以敵底比斯

佛滅後第一百十九年(二六八)

周顯王立 在位凡四十八年 齊伐魏 趙侵齊

迦太基攻叙拉古

佛滅後第一百二十年(二六七)

羅馬頒布李錫尼法典 亞里士多德赴雅典 約留居二十年

印度迦羅阿育王薨 十兒並登爲王 合二十二年

佛滅後第一百二十一年(二六六)

秦破韓魏之師於洛陽

羅馬始由平民選出統領一人

佛滅後第一百二十二年(二六五)

魏伐宋

佛滅後第一百二十三年(三六四)

秦獻公破三晉之師於石門 王賜以黼黻之服

馬基頓王別路基卡斯三世立

佛滅後第一百二十四年(三六三)

越王無顛立

佛滅後第一百二十五年(三六二)

秦孝公燕文公立 魏破韓趙 秦破魏師於少梁

底比斯攻入比羅奔尼蘇半島 大將伊巴農於孟鐵尼亞之役戰歿

底比斯之霸權遂落

律藏第三師蘇那拘入滅 法臘六十有六 第四師悉伽符繼爲律

長

佛滅後第一百二十六年(三六一)

衛鞅入秦 說孝公以富國強兵之策

波斯與希臘各國議和

佛滅後第一百二十七年(三六〇)

秦舉衛鞅爲左庶長

佛滅後第一百二十八年(三五九)

秦定變法之令 務耕織 尊戰士

馬基頓王腓力第二立 由是國勢勃興

佛滅後第一百二十九年(三五八)

秦破韓師於西山

雅典始與雅典同盟國戰 凡四年 雅典由是衰微

佛滅後第一百三十年(三五七)

馬基頓取安非波里



# 譯述

曼陀羅之研究

安立虛空藏等

寶生曼荼羅

金剛藏等衆圓滿

於無量壽之曼荼羅

金剛眼淨等

次無量壽曼荼羅

安立金剛眼等之清淨者

無量壽輪壇

金剛眼等衆清淨

原註云 謂金剛法菩薩爲金剛眼菩薩也

於不空成就之曼荼羅

應畫不空成

不空成就曼荼羅

安立十字金剛等

金剛巧等壇

金剛巧業等應畫

原註云 十字金剛者 羯磨杵也 是卽業護牙拳

於輪壇之諸隅

安立於輪隅

於內輪壇諸隅分

安立諸金剛女天

應畫金剛女

當畫金剛明妃衆

原註云 由火方起 次第安立嬉鬘歌舞四天女

於外重曼荼羅之諸隅

外壇於隅角

其外輪壇四隅處

安立諸佛供養者

應畫佛供養

應畫佛供養等四

原註云 卽香花燈塗之外四供養也

於諸門之中

門中一切處

然後於彼四門中

應安立四門護」

守護門四衆」

安四護門大明王」

原註云 此卽鈎索鑲鈴四攝也

於外重曼荼羅之方處

安立於外壇

次復於外輪壇處

又應安立諸大薩埵」

應畫摩訶薩」

各應安立大薩埵」

原註云 諸大薩埵者

彌勒菩薩等十六大薩埵乃至千佛也

(北京板上二八 寫一九八)

(不空譯問二十左) (施護譯成一 五八右)

## 五 根本成身會之構造

今且本於『初會金剛頂經』之所說 而一考根本成身會之構造 其中央之大金剛輪 乃表五佛住處之寶樓閣(Kutagara)者 四方四佛兩側之金剛 乃所以示八柱

者 由此八柱所莊嚴之內側 則有五圓輪 此表五佛之解脫地 卽所謂五解脫輪是也 依信作鎧(Cradhakara-Varman)之『說曼荼羅桴線經』等

原註云 參看北京板第五十一函 本續解下二三五 上下二四三 則謂此有二種式樣 其一 卽毗盧遮那如來所住之中央輪 以輪寶繞之 東方阿闍之輪 以金剛杵繞之 南方寶生之輪 以寶珠繞之 西方無量壽之輪 以蓮花繞之 北方不空成就之輪 以羯磨杵繞之 然據其另一式樣 則以一大金剛輪 圍繞五解脫輪之全部 由象徵所謂金剛界之義趣一點上觀之 則以後式爲適當 此卽信作鎧之所主張者 如彼弘法大師所請來之現圖金剛界曼荼羅之成身會 卽依用此式樣者也

此五解脫輪 各各有五月輪 其中有表本有無量功德之蓮花 五佛十六尊等 卽住其上 以此金剛輪爲界畔之五佛寶樓閣 由表地水火風四輪之地天(東北) 水天(西南) 火天(東南) 風天(西北) 支持之 實則爲欲表地水火風空之五輪 則應

有五大神 但因空輪無礙 故此大神 則從略焉 在相當於器界觀之道場觀之場合時 以此表大金剛輪之八柱寶樓閣 安立於何等基礎之上耶 是則最下者爲空輪 其上則爲風輪 彼風輪之上 則爲火輪 火輪之上 則爲水輪 水輪之上 則爲地輪 彼地輪上 有須彌山 須彌山頂 有遍法界之大蓮花 而其上 則有五峯八柱之寶樓閣 五佛諸尊 卽住於其中 因是之故 爲欲顯示支持此寶樓閣之五輪 故以此四大神表之

謂此世界乃由五輪而成立者 『增一阿含經』第三十七(是三 六右)等中 亦曾言之 蓋非密教特有之說 至以之爲方圓三角半月團形者 則可云全限於密教也 且『增一阿含』等所立之五輪或五大 雖以之爲原素 仍皆是因緣所生法 至於密教 則以之爲示悟界屬性之標幟 是卽因大地之不被破壞 故以之象徵五佛境地之不被破壞而且爲一切之所依 因水之能洗淨一切垢穢 故以之象徵五佛境地之遠離妄想妄分別垢 因火之能燒淨一切塵垢 故以之象徵五佛境地之燒盡一切煩

惱。因風之能動一切。故以之象徵五佛境地之能有絕對自由。因虛空之全無障礙。故以之象徵五佛境地之離一切障礙而自在無礙等。此與『增一阿含』等所說者。意義全異。此四大神。非『初會金剛頂經』之所說。殆係惠果和尚。本密教器界觀之義趣而加畫者耳。其首先說此四大神者。即『文祕之祕藏記』。殆即繼承此意者也。復次。賢劫千佛等。所住之成身會第二重。依慶喜藏之解釋。

原註云 北京板 第五十二函本續解 眞實攝經釋上一二八 寫三

### 九六

則此所 相當於寶樓閣之廊廓(Vihāra) 而此千佛 即住於寶樓閣之五佛諸尊各各所示現之化佛也。以實言之。則通過去現在未來。應舉三千佛。然因毗盧遮那之淨土。常恆現在。故列現在之賢劫千佛也。如彼『祕藏記』云。云千者。唯舉滿數言也。此中實含無量無邊之化佛。若圖簡略。則僅列賢劫千佛之上首。彌勒。不空見等十六尊者。亦甚普通也。

最後 住於金剛界畔外護持密教之世天，稱之爲外金剛部 一切諸天 分爲五類 各類各出四天爲代表 合共二十天 又各天之妃 一併加畫於其間 此金剛界曼荼羅五佛諸尊等之尊容 後當詳述之

## 六 根本成身會與五法

此根本成身會之所畫者 大體爲何耶 蓋不外乎佛果之實相而已 其佛果之實相爲何如耶 此則玄奘譯之『佛地經』(黃八 九二左) 曾說明之云

「妙生當知有五種法 攝大覺地 何等爲五 所謂清淨法界 大圓鏡智 平等性智 妙觀察智 成所作智」

根本成身會者 卽以此大覺地卽佛果實相之五法爲主而畫成者也 在『初會金剛頂經』釋迦彌怛羅之『疏』云

原註云 北京板 第五十函本續解下九五 寫六二八

「世尊毗盧遮那 爲法界之自性 乃至世尊阿閼 爲大圓鏡智之自性 彼又是生諸印及薩埵者 世尊寶生爲平等性智之自性 彼又是能生者 世尊無量光爲妙觀察智之自性 彼又是能生者 世尊不空成就 爲成所作智之自性 彼亦是能生者 乃至 如斯已集五法之佛陀 卽安置于曼荼羅中之五佛也」

由不空三藏之『菩提心論』(問一 九左)所云

「于三十七尊中 五方佛位各表一智也 東方阿閼佛 由成大圓鏡智 亦名金剛智也 南方寶生佛 由成平等性智 亦名灌頂智也 西方阿彌陀佛 由成妙觀察智 亦名蓮花智 亦名轉法輪智也 北方不空成就佛 由成所作智 亦名羯磨智也 中央毗盧遮那佛 由成法界智爲本」

一段觀之 更爲明顯 親光論師之『佛地經論』第七(異十一 四二左)曾出一說 以此佛果之五法 配法身 自性身 自受用 他受用 及變化之五身 其後不空三藏



所譯之『金剛頂瑜迦三十七尊禮』(問十五) 以此五法所發現之五佛 配屬五佛身 毗盧遮那爲法身 阿閼爲自性身 寶生爲福德莊嚴聚身(自受用) 阿彌陀爲受用智慧身(他受用) 釋迦爲變化身 蓋卽繼承此思想者也 又『又略出念誦經』卷一(問一八六右) 以此五法五佛 分爲五部族 謂中央毗盧遮那之解脫輪爲如來部 東方阿閼輪爲金剛部 南方寶生輪爲寶部 西方阿彌陀輪爲蓮華部 北方不空成就輪爲羯磨部 竊思彼之所以配此五法五佛爲五部者 大約淵源於『不空羂索經』第二十二卷(問十二七左) 所說之「毗盧遮那如來香象種族 阿閼如來金剛種族 寶生如來摩尼種族 觀自在如來蓮華種族 不空成就如來一切不空成就種族」也 此五法五智五佛五部 皆是佛果之實相 此實相者 本來常住 由昔至今 未嘗變化 凡夫之身 本亦具有之 以具有故 遂因修行而得實現 然如何方能 使此本來本具之五法五智得實現耶 曰 是則不得不假密教特有之修行法「五相成身觀」也 據『初會金剛頂經』(成二二) 及『略出念誦經』(問一) 『守護經』(問七) 等

彼出現於印度之釋迦牟尼佛 雖出家後行六年之苦行 而仍不能真實開悟 最後被祕密佛之驚覺開示 修五相成身觀 由是方於阿迦尼吒天宮 得無上正等正覺 逮得本具之五法五智等而成毗盧遮那如來 雖爲金剛手觀自在等地上菩薩之所圍繞 而示現金剛界曼荼羅 然此會 爲攝取有漏之菩薩故 更降於須彌山頂而再示現之 彼示現於阿迦尼吒天及須彌山頂者 爲真正之金剛界曼荼羅 故坐於金剛界曼荼羅中央之毗盧遮那佛之尊容 卽在阿迦尼吒天宮成正覺時之姿容也

若此毗盧遮那佛 果爲在阿迦尼吒天宮成正覺時之姿容者 則當與問曰 彼毗盧遮那 爲法身歟 將亦爲報身歟 據釋『初會金剛頂經』之釋迦彌怛羅及慶喜藏 乃至不空三藏之『分別聖位經』『三十七尊心要』 及『出生義』 『般若理趣釋』 『金剛頂義訣』等 均無不謂之爲報身也 然此報身 將謂爲自受用身歟 抑爲他受用身歟 旣置重於成正覺身之一點 則當謂之爲自受用身也 然據釋迦

彌怛羅及慶喜藏 對於『初會金剛頂經』之說明爲本 則此正覺之身 分爲色身與智身 由色身（卽肉體的方面）而稱之曰他受用身 由智身（卽心的方面）而稱之曰自受用身 是故名色身曰毗盧遮那 名智身曰大毗盧遮那 釋迦彌怛羅之『疏』

原註云 北京板第五十函本續解上九 寫五五

舉毗盧遮那及大毗盧遮那之區別曰

「毗盧遮那者 乃是色身 於具因行相應之完成標相之住處（阿迦尼吒天宮）對彼生於天族之諸菩薩 爲令其心受法門之受用故 依現證三摩地之次第 隨應異熱心而顯有清淨智照耀之特相 於此住處 衆所圍繞而爲說法 是名毗盧遮那 乃至 所謂大毗盧遮那者 乃是指智之自性 正示解脫煩惱所知障而照耀一切事物之自性也」

又慶喜藏之『釋』云

原註云 北京板第五十二函本續解上三六 寫一〇二

「此二者（毗盧遮那及大毗盧遮那）之差異如何 於阿迦尼吒天宮成正覺之五如來身之自性 卽是毗盧遮那 彼毗盧遮那及金剛薩埵等出生之原因 且具無始無終之法界相 而與彼自身無二之心王心所 卽是大毗盧遮那 此以中央毗盧遮那爲報身之說 雖與彼『金剛頂三十七尊禮』等說之爲法身者 全相矛盾 然因前者之立場 以修生修顯之佛爲主 後者 則以本有本覺之五法五智爲主而配屬之 故實際上 此二說仍得並立也

又所謂法身 所謂自性身 所謂受用身等 非各各別體者 乃不過是一佛體上之一方面或作用 故若以法身爲主 則一切皆是法身 乃至若以變化身爲主 則一切皆是變化身 如彼安然之『菩提心義』卷五所云 若依『瑜伽瑜祇經』等之立場 則金剛界曼荼羅三十七尊 皆是自性身 又若依『攝真實經』等之所說 則此三十七尊 皆是變化身等也 然而今此之圖繪金剛界曼荼羅 乃是摹寫金剛界如來（卽修生修顯之大日如來） 於阿迦尼吒天等 爲諸菩薩所示現之佛菩薩集會之

真正曼荼羅者 故應以彼爲他受用身。如釋迦彌怛羅及慶喜藏等所說者 乃爲穩當也。但此雖謂之爲他受用身 而於此他受用一身之中 卽具含有自受用身之智 法身之理體 乃至變化身之用也。由此他受用身之毗盧遮那身中所含之自受用智 爲令他菩薩受用其本具之四智故 乃於四方示現四佛 東方之阿閼佛 爲示大圓鏡智之發現及其菩提之相用 故於其四方示現薩王愛喜四親近 南方之寶生佛 爲示平等性智之發現及彼智之福聚相用 故示現寶光幢笑四親近 西方之無量壽佛 爲示妙觀察智之發現 及其智之相用 故示現法利因語四親近 北方之不空成就佛 爲示成所作智之發現及其智之相用 故示現業護牙拳四親近 更爲詳示此等四智之活動 故復示現四波羅蜜八供四攝等 而此三十七尊之根本成身會 遂由是成立

## 七 根本成身會及十六大菩薩生

復次 根本成身會四方四佛之四親近十六大菩薩者 果爲象徵何事耶 曰 此卽所以顯示十六大菩薩生者也 此十六大菩薩生 在彼不空三藏之『三十七尊心要』『般若理趣釋』及『菩提心論』中 未有不說之者 彼『三十七尊心要』中 雖說之極詳 而其要領 則甚難覓 今以釋迦彌怛羅及慶喜藏之所說者爲本而述其要義如次

所謂十六大菩薩生者 卽指十六大菩薩之功德生也 以現代語譯之 卽是行菩薩行之眞言行者所應實行之生活 其過程粗分爲四 細分之則爲十六 眞言行者之生活 卽如彼『般若理趣經』所說『菩薩勝慧者 乃至盡生死 恆作衆生利而不趣涅槃』也 彼眞言行者生活之第一過程 卽是發起『諸法本來俱是一體』所謂自己 所謂他人 皆實一如 決非『二物』之菩提心 是卽金剛薩埵之位也 自他一如之後 則不得不以其他一切 皆爲善友 而引攝之於己方 行其共存共榮之生活 是卽第二過程之金剛鈎王菩薩位也 爲成就此共存共榮之生活故 則不

得不空己而愛他 測度他人之利益而使之成熟 是卽第三過程之金剛愛菩薩位 由此愛之生活而與一切以喜 是卽第四過程之金剛喜菩薩位 此四過程 爲入真言門之菩薩 所不得不最先實行者 而真言行者亦不得不奉之以爲戒律也 真言行者 當入灌頂壇時 立誓願云「必起菩提心 迎一切有情爲善友 測度一切有情之所爲 喜一切有情」 因其本此誓願而實行之 故「初會金剛頂經」 稱在此四過程中之菩薩爲「三昧耶(本誓)薩埵」 不空之「菩提心論」 謂此於因行證入中 相當於因生活 於開示悟入中 與開之一字相當

由基於此誓願之生活 其他有情 信任行者 而施財物 是卽當於第五過程之金剛寶菩薩位 以爲善友而迎入諸有情中 作善知識而說種種法門 使開智解 除其顛倒恐怖而與以無畏之光 是卽第六過程之金剛光菩薩位 自得財施無畏 施 并不以之自私 而施之於一切衆生 是卽第七過程之金剛幢菩薩位 以此一切而爲善友 由彼等之互爲施者及所施者 而見者聞者 無不成爲喜種 得所謂

常樂歡喜根 是即第八過程之金剛笑菩薩位 此五六七八之四過程 使其誓願之生活 更增光輝 其使此光輝增大者 密教中稱之爲灌頂 故『初會金剛頂經』稱此四過程上之菩薩爲灌頂薩埵 不空三藏之『菩提心論』 則謂彼相當於因行證入中之行 開示悟入中之示

以此光輝之歡喜生活爲本而觀察諸法 故得一切法悅 身安心平 以心平故 故能常不散亂而住於三摩地(定) 是即第九過程之金剛法菩薩位 以心常住三摩地故 遂得般若正智 斷除一切煩惱 是即第十過程之金剛利菩薩位 以此三摩地上所起之般若智爲因 見此宇宙爲毗盧遮那佛所體現之曼荼羅境界 是即第十一過程之金剛因菩薩位 開見此宇宙是曼荼羅境界 並以祕密語宣說之 是即第十二過程之金剛語菩薩位 此九十一十二之四過程 因其以基於正智之生活爲主 故『初會金剛頂經』 稱在此四過程上之菩薩爲智薩埵 『菩提心論』 則謂彼相當於因行證入中之證 及開示悟入中之悟



由此正智之生活 不僅正見一切事物 不僅正說一切事物 且身體而力行之 是即第十三過程之金剛業菩薩 爲成就此事業 則有所謂遊惰怠慢之障礙 故以精進忍辱之甲冑防之 是即第十四過程之金剛護菩薩位 妨此事業者 更有剛強難化之有情 故以種種方便而對治之 是即第十五過程之金剛牙菩薩位 因此等種種過程故 身之所行 口之所言 心之所思 均能一致 常爲正法及供養行而精進 是即第十六過程之金剛拳菩薩位 至於此位 已將佛之三密活動 體現於行者之一身 故可直稱此行者爲佛也 此三十四五十六之四過程 以其爲正實現佛所作之事業之生活 故『初會金剛頂經』稱在此四過程中之菩薩爲大事業薩埵 『菩提心論』則謂彼相當於因行證入及開示悟入中之入 此處之所謂入者 謂入於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而勤行供養之無住涅槃 而決非謂入於無餘涅槃也 爲證以上所述非臆說故 復引釋迦彌怛羅之說如左

原註云 北京板第五十函本續解 下九五 寫六三〇

「第一薩埵之世尊金剛薩埵者 是菩提心之自性 發起菩提心 則不得  
不正攝取諸有情 於是 則有爲四攝事自性之第二薩埵 此尊卽是攝取  
有情之方便也 發起菩提心而召集諸有情之後 則不得不愛此等有情  
於是有由愛好諸有情之方便上 成熟彼等 使令解脫之愛染自性 是爲  
第三薩埵 既愛染諸有情 則次當爲令成熟菩薩地之自趣 而不得不喜  
諸善友 於是有喜諸有情之自性 是爲第四薩埵也 如是此等四種 是  
入此大乘真言行道之三昧耶 故曰三昧耶薩埵 人若住此 卽能成爲菩  
薩 而無待於他也

原註云 此段說阿闍之四親近薩王愛喜也

爲使自趣遍令成熟 則當常喜思念諸善友而與以灌頂 於是 遂有信用  
寶珠自性之第五灌頂薩埵 得灌頂後 又聞平等之境界等而受持之、於  
是 遂有爲聞慧思慧威光之所依 日輪之所依之第六薩埵 既聞、則不

得不行施等波羅蜜 於是 遂有如聞而專心修行施波羅蜜之自性之第七薩埵 行此之後 得如聞而行之智見 對於諸法而生歡喜 故有歡喜之自性之第八薩埵 此四以灌頂爲象徵 故名灌頂薩埵

原註云 此段說寶生之四親近寶光幢笑也

對法而心悅乃至身得淨除 身淨除故 觸於安樂 觸安樂故 心住一境 是故有具三摩地相之第九薩埵 心住一境故 如正見而了知 是故有般若智自性之第十薩埵 既以般若分判諸法 智所裁斷之後 住於變現之心之瑜伽者 能變現曼荼羅 是故有變現自性之第十一薩埵 或謂第十一薩埵者 依三摩地所得之智自性也 由定而起 說其所觀察者 及開演其在自心者 故有語自性之第十二薩埵 此等一切 皆由智出生 故曰智薩埵

原註云 此段說無量壽之四親近法利因語也

如是入真言行門之瑜伽者 住三昧耶 灌頂 成就瑜伽 爲令事業無間  
斷故 是故次復示現事業之薩埵 彼所謂事業者 卽是供養諸佛相 利  
益有情相也 因此故有事業薩埵相之第十三薩埵 若欲成就此事業 則  
有種種障礙 是故有爲此等而護自身之精進與慈愛之自性之第十四薩埵  
有示威猛相令此等恐怖之對治方便自性之第十五薩埵 以此等一切之  
身口意爲一體 卽能成就一切事業而無待其他 是故有身口意祕密自性  
之第十六薩埵」

原註云 此段說不空成就之四親近業護牙拳也

此說大體與不空三藏之『三十七尊心要』相合 此十六大菩薩生者 乃是以真  
言行者 由最初發菩提心 漸次向上 乃至得體現佛之活動之向上過程爲主者  
然今更進一步研究之 問曰 此密教的生活過程之生 其最大因果爲何耶 是  
則不出乎彼住於曼荼羅中央(可稱之曰宇宙之大靈)毗盧遮那之外也 是故此所謂

之十六大菩薩生 實不過是毗盧遮那化儀之活動 而示成佛之模範而已 故慶喜藏 以此向上修入之因行方面 與向下攝化門之佛果活動方面 爲因相與果相 而解此十六大菩薩生 其說曰

原註云 北京板第五十二函本續解下一四八 寫四五七

「彼住於一切曼荼羅中央之毗盧遮那世尊 集一切佛而爲一體 以阿闍等之方法而遍照 示毗盧遮那世尊之菩提相心者 是卽阿闍如來 分此阿闍世尊之菩提相心爲四種 表彼因位之菩提心及果相者 卽是金剛薩埵 彼自身之四攝行及其果相 卽是金剛王 彼自身成熟有情 使令解脫 且修習於道 及其果相 卽是金剛愛染 彼自身行六波羅蜜及其果相 卽是金剛喜

爲毗盧遮那世尊之施波羅蜜者 是卽寶生如來 此寶生又有財施 無畏施 慈愛施 及與法施之四種 其中財施行及財施行之果相 卽是金剛

寶 無畏施及無畏施之果相 卽是金剛日(光) 慈愛施行及慈愛施行之果相 卽是金剛幢 法施及法施之果相 卽是金剛笑

爲毗盧遮那世尊之般若波羅蜜者 是卽無量光如來 世尊無量光於所謂一切法自性清淨上統一其心之般若行及其果相 卽是金剛法 爲淨除煩惱所知障而修之般若行及其果相 卽是金剛利 變現金剛界等曼荼羅之種類般若及其果相 卽是金剛因 無量光之四無礙解之自性般若行及其果相 卽是金剛語

爲毗盧遮那世尊之精進波羅蜜者 是卽不空成就如來 此不空成就世尊又爲四種 此不空成就 爲變現佛故 修習精進行 或成熟有情行 及此等之果相 卽是金剛業 自摧破志求他乘心乃至調護自心之精進及其果相 卽是金剛護 觀察諸法 自性明亮 本來清淨 恰如虛空 以此精進修習 噉盡貪等煩惱及隨煩惱 噉盡一切難調者 此及其果相

卽是金剛藥叉 (vajra-yaksa) 修習一切如來身語意金剛自性之精進及其果相 卽是金剛拳」

如是 根本成身會之十六尊者 自因相上言之 雖不過是象徵真言行者得體現佛之活動之密教生活十六過程 然自果相上言之 則此過程亦可謂爲四佛四智之發現云爾

## 八 根本成身會與相互供養

據『初會金剛頂經』及『略出念誦經』等 根本成身會之中央毗盧遮那佛 於四方示現四佛十六尊 同時 其所示現之四佛 爲供養中央毗盧遮那佛故 於彼毗盧遮那佛之四方 示現金剛波羅蜜(東) 寶波羅蜜(南) 法波羅蜜(西) 業波羅蜜(北)之四波羅蜜 爲酬此四佛之供養故 中央毗盧遮那佛 又於四方四佛之側 示現嬉(東南隅) 鬘(西南隅) 歌(西北隅) 舞(東北隅)之四天女 四佛又於第二重之四

## 演壇

### 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

我們在這「法相號」飛航的一半程途之中 既經加上了一番整理和檢查的工夫 今天自然可以繼續的向那未完的一半程途安然飛去了

可是 這未完的一半程途 究竟是研究些什麼呢 我想諸君在這繼續飛航之前 一定也很想預先知道一些罷

我便當告訴諸君 在這次法相講演的第四期中 鄙人曾經鄭重地發表了一段談話 說法相宗裏面的佛法中心 是在那「轉識成智」上 並不是在這

演壇 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

「唯識所變」上 我們既經認清了「唯識所變」 必須再進一步 去研究那「轉識成智」 這一段談話 我想諸君一定也還記得 現在鄙人便當指明 我們以前所飛過的一半程途 只是研究那「唯識所變」 而這未完的一半程途 却正是研究這「轉識成智」 只因那一半的「唯識所變」的意義 太不容易了解 所以他雖然只是一半的程途 而在本演壇的這一個「法相年」之中 却佔去了四分之三的研究時間 費去了我們不少的力量 到了今天 我們來研究這



一半的「轉識成智」雖然時間只剩了四分之一，可是一切倒還可以迎刃而解。較之前一半的程途，實在要容易得多呢。

話又要說回來了。我們這一半的程途，雖然容易得多，但是我們切不可因此大意的看過，以為這在全部的法相研究中間，是可以不必費力的一部分。應當知道法相裏面的佛法中心，並不在那一半的「唯識所變」上，却正在這一半的「轉識成智」上。我們若是只盡力的研究那一半，而對於這一半漫不經意，自以為懂得「唯識所變」便盡了研究法相的能事，那時縱然真的有些懂得，也可以說等於研究世間法而非佛法。因為那一半的研究，畢竟只懂得世間一切法所由起，並沒有懂得這個中間的出世間法。法相宗的歷代祖師，既決不能承認我們

這樣就是他的信徒，而我們也決不能在他的這條道路上得着真正的利益。實在是白白的費了一番研究的工夫了。因此之故，鄙人要重行鄭重的向諸君聲明：這一半的「轉識成智」正是法相宗裏面的佛法中心，我們應當加倍的努力來研究一番。

本來佛教裏面，所有各宗各派，莫不敷陳許多教理，建立許多宗義，談空說有，析俗辨真，出之於口，為之舌敝唇焦，筆之於書，為之汗牛充棟。他們究竟為的什麼呢？難道是好為高論故騁玄辯麼？這實在不是的。顯明的說，他們只為的要弘揚某一種修行的法門，說明某一種修行的原理，纔不惜這樣的殫精竭慮，窮幽極微呢。法相一宗，自然也是一樣。他所以費了許多力量去說那「唯識所變」正為的是要說這些「轉識成智」的修行法門。我們一

方面要知道 於今若是只注意那一個「唯識所變」而忘記了這一個「轉識成智」 固然是買椟還珠 不免爲智者所笑 而另一方面又要知道 那「唯識所變」的種種研究 正是研究「轉識成智」的一種最重要的基礎 若是我們捨棄了他 或者雖不捨棄而不能澈底的了解 那時也猶如沙中造屋 基礎不固 終不能安穩的建立 所以我們雖然不應當單單的重視那「唯識所變」而輕棄這「轉識成智」 可是也不應當單單的重視這「轉識成智」而輕棄那「唯識所變」 在這中間 我們也可以知道本演壇的研究工作 雖然在那一半上費去了四分之三的時間 却不是白白的犧牲了諸君的光陰 正是爲這未完的一半建築基礎 而以後這四分之一的研究時間中 便無時無刻不是在這基礎上面工作 換句話說

### 演壇 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

便是 在這一種修行的原理說明之後 進而說他究竟如何修行等等

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呢 提起這個問題 我們首先應當有一種重要的認識 便是 在整個的佛教裏面 無論何宗何派 都是同在一個原則上修行的 他們修行的主旨 只是要由「破我」以成佛 他們修行的的大綱 只是要修戒定慧「三學」 他們修行的歸宿 只是要超凡入聖 這是鄙人曾經透露過的一層重要的意義 我們萬不可說法相宗別有一種修行 和其他各宗迥不相同 若是果然離開了上面所說的這個原則而和其他各宗迥不相同 那便要算是外道了 不過我們又要知道整個佛教裏面的各宗各派 修行的原則雖同 而修行的方法却各有各有些不同 所以同在一個破我的原則上 有些只破人我

有些兼破法我 同在一個修三學的原則上 有些修小乘的三學 有些修大乘的三學 同在一個超凡入聖的原則上 有些證阿羅漢和辟支佛 有些成無上正覺的佛 詳細說來 其中等級 如古師所判的二教三教四教五教乃至於十教 正多着呢 因此之故 我們研究法相宗的時候 雖不應當替他們強為分家 析法相宗於各宗各派之外 可是他在這一家的許多兄弟行中 也自有他的特性 也自有他的主張 所以也要說 實在別有一種法相宗的修行 在這中間 我們又正應當分別而觀 不要囫圇吞棗 混為一談纔是

話已說明 我便當說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

法相宗所說明的修行原理 只是「唯識所變」

所以他的修行方法 自然是在這個識上用工夫

也自然是依着這個識的一切體性和規律去用工夫 所以他雖然也是因為要破我成佛超凡入聖而去修戒定慧三學 可是他的三學 便有些和其他各宗不同 於今且分別的提出來說說

(甲)法相宗的戒學

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中所說菩薩地 裏面說有菩薩戒 後來法相宗人 便奉着他做戒本 別成『菩薩戒本』一卷 又稱『瑜伽戒本』 這便是法相宗特用的戒 其中戒條甚多 而最重的戒有四

1. 自歎己德 毀訾他人
2. 惜財不施 吝法不說
3. 惱害不解 諫謝不受
4. 謗菩薩藏 信相似法

又總爲三聚淨戒

1. 依律儀戒

2. 攝善法戒

3. 饒益有情戒

這些戒律 自然都是在尋常戒學之中 運用了這個唯識的妙義而立的 於今不暇詳說

姑且略說一二 譬如四重戒中 第一條是對治心識上根本煩惱的我慢 第二條是對治心識上根本煩惱的貪欲 第三條是對治心識上根本煩惱的瞋恚 第四條是對治心識上根本煩惱的疑惑和邪見 而綜合四條 都是對治心識上根本煩惱的無明 我們常知這是就着法相宗所說的六根本煩惱法而立的 又前三條是就人我上立的 後一條是就法我上立

演 壇 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

的 我們當知這又是就着法相宗所說的二無

我而立的 在這中間 六煩惱和二我 乃是

識的流轉的根本 於今我們要想轉識成智

自然要先向這個根本上進攻 所以這個四條

便成了法相宗的重戒了 凡此 均重在心

而不重在境 均重在利他而不重在自利 那

些殺盜淫妄飲等等境上的事 和重在自利的

條文 在法相宗便不特爲提出了 這是充分

表出大乘的精神 也是充分表出法相大乘的

精神 至於依律儀戒 是伏斷有漏種子 攝

善法戒 是增長無漏種子 饒益有情戒 是

增長大乘無漏種子 也與唯識的妙義相應

那更不必說了

(乙)法相宗的定學

五

法相宗的修定法門 今不甚詳 惟有窺基大師 在所著「大乘法苑義林章」裏面 曾經說出一個「五重唯識觀」 而他的「心經幽贊」 又曾經所讚這個唯識觀是觀行第一 這在經論裏面並沒有見過 大概是法相宗師師相授的一種法門

這個五重觀法 乃是從麤至細 次第顯然的

### 1. 遣虛存實識

這是第一重的觀法 乃是就一切萬法上 先認清有三類境 這三類境之中的獨影境 只是那些凡夫徧計所執 猶如空華兔角 體用都無 但從虛妄分別而起 惟有依他是諸法的相用 圓成是諸法的體性 纔算實有 而這

兩種實有 皆不離識 因為依他是事 即是識相 圓成是理 即是識性 和那些徧計的妄境 自然大不相同 所以這第一重觀法的作用 便要遣除那些虛妄的徧計所執 而只留存這些實有的依他和圓成 因此謂之遣虛存實識 顯明的說 這第一步 便是要遣除我們所有一切誤認和虛構的妄境 而只留存這些實境和對境的心

### 2. 捨滯留純識

這是第二重的觀法 乃是就着上面所留存的依他和圓成 又從依他之中加以辨別 因為在這個依他的識相上 又應認清有四分 四分裏面 相分只

是我們所緣的境 見分和後兩分纔是我們能緣的心 雖說這個相分的境不在心外而是一種內境 不是獨影而是一種真境 可是他究竟是一種境 有些外濫雜亂 不是純粹的心識作用 我們應當說見分和後兩分纔是純粹的 所以這第二重觀法的作用 便要捨棄那些濫雜的相分 而只留存這些純粹的見分和後兩分 因此謂之捨濫留純識 顯明的說 這第二步 便是要捨棄我們眼前所見山河大地一切實境 而只留存這個對境的心

### 3. 攝末歸本識

這是第三重的觀法 乃是就着上面所

演 壇 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

留存的見分和後兩分 更加辨別 因為這三分之中 又有體用本末之分 後兩分可並作一個自體分 即是體是本 而見分却是用是末 所以這第二重觀法的作用 便要收攝那枝末的見分 而只歸入這根本的自體分 因此謂之攝末歸本識 顯明的說 這第三步 便是要略去我們這個對境的心上 一切了別的作用 而只歸入一個自體 (這自體是用上之體)

### 4 隱劣顯勝識

這是第四重的觀法 乃是就着上面所留存的自體分 更加辨別 因為這些識的自體分之中 有心王的自體分

也有心所的自體分 雖然心王心所都能變現 但是心王纔是真主 心所只是輔佐 真主的力量特勝 輔佐的力量較劣 所以這第四重觀法的作用 便要隱去那劣弱的心所 而只顯出這強勝的心王 因此謂之隱劣顯勝識 顯明的說 這第四步 便是要隱去我們這個對境的心上一切了別的別相而只顯出一個總體(這總體是相上之體)

5 遣相證性識

這是第五重的觀法 乃是就着上面所留存的心王 更加辨別 因為平常所說這些識的心王 還是從事上說的 也還是從識的相上說的 我們還應當

從理上去觀 從識的性上去觀 纔能真正的見着本來的真體 依着三性說 識的相就是依他 識的性就是圓成 上面從第二重觀法起 都是就着依他上用工夫 而這第五重觀法的作用 便要遣去那現相的依他 而只證得這本性的圓成 因此謂之遣相證性識 顯明的說 這第五步 便是要拋開我們這個對境的心上一切了別的總體 而只證得那沒有動作沒有了別的真如本體(這本體是體上之體)

這五重觀法 自然也都是尋常定學之中 運用了這個唯識的妙義而立的 這在觀法之中 已很顯明 不必再詳說了

(丙)法相宗的慧學

說到法相宗所期望的最上慧，自然是佛果上的四智。次一步說，便是見道位上的無分別根本智。再次一步說，便是加行位上的無分別加行智。再其次便自鄒以下了。可是當我們最初修着法相宗的法門之時，一步也有一步的修慧方法。一步也有一步的修慧成績。在這中間，便可以分作三門來說。

1. 聞所成慧

這是第一門的慧。那些初發心的學人，他或從經論中聞着聖教，或從善知識處聞着聖教，由這些聞而得聖法，便能生無漏聖慧。只因這個慧是由聞而成的，所以謂之聞所成慧。這在法

演壇 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

相宗裏面，很是注重。因為他說一切種子之中，除少數業種子之外，都是名言種子。而業種子也就是由名言種子分出。所以應當說一切種子都是名言。至其所以稱為名言種子之故，只因為他是由名言熏習而成。依此說來，名言的力量，實在異常偉大。本宗所說十因之中，以「隨說因」為第一因。即以此故，我們現在要增長無漏種子，自然應當先借這些名字言說來熏習他。纔可以有所成就。所以法相宗的修慧，很注重於名相的研究。言說的推求。除親近善知識之外，必須廣尋經論，詳析法義，較之他宗，特別



重視 而和那不立文字的禪宗 無所言說的空宗 恰恰相反 如六經十一論等 學本宗的人 便都應當修習

### 2. 思所成慧

這是第二門的慧 那些已經有所聞的學人 他或就經論中所聞的法義而加以思惟 或就善知識處所聞的法義而加以思惟 由這些思而得聖法 便能生無漏聖慧 只因這個慧是由思而成的 所以謂之思所成慧 這在法相宗裏面 也相當的注重他 因為他說思種子的力量很大 一切的業 莫不由思而起 三業之中 意業是思業 身語二業是思已業 有漏的業固然是成

於思 無漏的業也自然是成於思 所以法相宗的修慧 對於這個思 也有相當的注重 如四尋思等 學本宗的人 便都應當修習

### 3. 修所成慧

這是第三門的慧 那些已經有所思的學人 他或就所思經論中的法義而隨順修行 或就所思善知識處的法義而隨順修行 由這些修而得聖法 便能生無漏聖慧 只因這個慧是由修而成的 所以謂之修所成慧 這在法相宗裏面 自然也要注重他 因為他說一切差別是實有的 一切因果是不虛的 有所修便有所證 無所修便無所證

所以法相宗的修慧 對於這個修  
也很注重 如六度六方便等 學本宗  
的人 便都應當修習

這個三慧 自然也都是尋常慧學之中 運  
用了這個唯識的妙義而立的 這在上面說法  
之中 已很顯明 也不必再詳說了

上來所說的三學 便是就着修行的大綱上說明  
這個法相宗不同他宗的修行 至於那些與他宗相同  
的六度萬行 現在便略而不說了

此外 還有一段應當補說的話 便是 法相宗  
的修行方法 既然是在這個識上用工夫 又既然是  
依着這個識的一切體性和規律去用工夫 因此他的  
修行中間 便還有幾個特點 和各宗各派有些不同  
的 也須得提出來說說

### 演 壇 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

第一點 就是 依着這個識的一切體性和規律  
說來 所有修行的根器 是顯然有幾種等級 不能  
一概而論的 因為由識所變的一切法 都是先有一  
個種子 遇着衆緣的會合 纔發生的 我們要修行  
成佛 也必須先有一個無漏種子 藉着這些修行的  
法門去薰習培養 便可以證得妙果 可是依識而言  
不應只說真諦而應先說俗諦 不應只說聖位而應  
先說凡位 不應只說同義而應先說異義 那麼 這  
個無漏種子 在眼前一般衆生的身上 便有五種不  
同

(1) 聲聞種性——這一類衆生的身上 雖  
有無漏種子 可是他的根性很鈍 要聞佛  
的聲教而後能得解脫 並且他只能破人我  
而不能破法我 只能自利而不能利他 雖

然修行 只能成阿羅漢 不能成佛 這便是所謂聲聞種性的一類

(2) 緣覺種性——這一類衆生的身上 雖也有無漏種子 可是他這無漏種子也和上面所說的聲聞種性一樣 只能破人我而不能破法我 只能自利而不能利他 雖然修行 不能成佛 不過他的根性較高 能推尋十二因緣的道理而自得覺悟 證得辟支佛的果位 這便是所謂緣覺種性的一類

(3) 菩薩種性——這一類衆生的身上 既有無漏種子 而這種無漏種子又能並破人法二我 兼修自他二利 只要修行 決定成佛 這便是所謂菩薩種性的一類

(4) 不定種性——這一類衆生的身上 也

有無漏種子 不過他的根性 可上可下 或作聲聞 或作緣覺 或作菩薩 都可以的 所以他若修行 或是成阿羅漢 或是成辟支佛 或是成無上正覺的佛 並不一定 這便是所謂不定種性的一類

(5) 無性有情——這一類衆生的身上 雖也有本識上本有的無漏種子 可是他現在善根斷了 不能由那本有無漏種子熏成新的種子 所以他常常不能修行 就是修行也決不能有所成就(這是就現在一時說 將來他若能續善根 便不是無種性了) 這便是無性有情的一類

由此 可知說到法相宗的修行 不是人人都可以相信的 不是人人都可以馬上拿着去修的 也不

是人人都可以決定由此成佛的。這和他宗說一切衆生平等不二皆能成佛的，自然有些不同。乃是說法相宗的修行上第一個特點。

第二點——就是依着這個識的一切體性和規律說來，所有修行的作用，是重在因緣和熏習，而因緣的滲合，熏習的成就，自須經過相當的時期，並不能一蹴而幾。因為我們雖有無漏種子，却常常被那些有漏種子障礙了，使他的一切功能無從顯現。譬如將草木種子埋在沙漠裏面，是不能生芽的。要用種種人工化學方法，將這沙漠變成肥壤，這種子自然有生芽的機會了。而這個轉變，若是沒有相當的時間，是不會達到目的的。所以法相宗說，修行要經過無數大劫，在修行人中，又有二種不同。

(1) 頓機——這就是菩薩種性的人，他的

演 壇 如何是法相宗的修行

第八識中，唯有菩薩法爾無漏種子，所以他不經過聲聞緣覺二乘，直入菩薩行位。這便名爲頓悟菩薩，又名爲直往菩薩。可。是他在菩薩行位之中，也必須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纔可成佛。

(2) 漸機——這就是不定種性的人，他的第八識中，並具三乘無漏種子，所以往往先修二乘行，證二乘果，然後迴心向大，改入菩薩行位。而迴心之後，又必須先經多劫修行，除去偏執，纔入大乘初位。即初果聖者迴心，須經八萬劫，二果經六萬劫，三果經四萬劫，四果經二萬劫。辟支佛經十千劫，這便名爲漸悟菩薩，又名爲迴入菩薩。並且他在菩薩行位之中，仍必

須經過三大阿僧祇劫 纔可成佛

由此 可知說到法相宗的修行 不是立刻都可以下手修習的 也不是立刻就可以成就的 這和他宗說即身成佛一念成佛的 自然也有些不同 乃是說法相宗的修行上第二個特點

說到這裏 關於法相宗的修行 也約略的交代過了 可是鄙人從前在善知識處 還聽到過一段殊異的指示 這段指示 發明修行的奧蘊 揭破祖師的心傳 乃是研究法相宗修行的人所不可知的 於今也提出來說說

善知識說「在法相宗裏面 常常有人分他做兩派 一派是法相派 一派是唯識派 又有人說 兩派實是一派 不能強爲分析 這個問題 有很多的學者不能解決 或一或二 不免首鼠兩端 其實法

相宗只是一派 不過他的修行下手方法 却有兩種不同 因此便隱然成了兩派

這兩種不同的修行下手方法是怎樣呢 在這中間 各有傳承 不易詳說 於今只略說大概

一種是 由外修到內 由博修到約 由三界修到一身 由萬法修到一識 這便是所謂法相派 他的加行 是由那外轉的利他的「六善巧」以求入見道 而他的證得 是先得那「無分別後得智」而後得「無分別根本智」

又一種是 由內修出外 由約修出博 由一身修出三界 由一識修出萬法 這便是所謂唯識派 他的加行 是由那內轉的自利的「四尋思」以求入見道 而他的證得

是先得那「無分別根本智」而後得「無分別後得智」

像這樣的兩種修行方法，下手的地方雖然不同，可是他們仍然都是依着那「唯識所變」的原理而用工夫，最後的結果也是一樣，所以並不能判然分為兩派。至於這兩種修行方法的起源，實因我們對於一切法的觀察，原有本末兩端，不是由體達用，由一及萬，便是由用返體，由萬歸一，所以一切修

行，也可以分出這兩途。在這中間，只看各人的機根所樂，病惑所在，分別的選出一種下手方法而修習着，正不必從法相一宗之中強分彼此和優劣。這是我們研究法相的人應當早為辨明的一個問題。

善知識所說如是，關於法相宗的修行，得着這一段的指示，也可以說是完備了。我就藉此結束今天這一期的飛航罷。

續定 海潮音 第七卷 可獲三大利益

各位讀者：本刊第十六卷發行將終，請續訂第十七卷全份。

本刊出版，將有十七年的歷史。在國內雜誌界裏，資格很老，價值和地位也偉大。在佛教界裏，那就是首屈一指的刊物了，所以有人稱本刊為佛教雜誌大王！

本刊所負的使命，是表現佛教的偉大精神，高深學理，無量願行，三方面的言論。上承釋迦之絕學，下應時代之潮流。一方以指導人類生存幸福光明的大道；同時也改革佛教制度和汰除低能份子。凡研究佛學及宗教哲學科學者不可不讀，凡有志宏法利生改革佛教僧制者，亦不可不讀也。茲將優待讀者三大利益辦法列左：

- 一·本社為優待訂戶起見，備有太虛大師最近講錄四種合刊二千冊，贈送讀者，每戶限一份，先定先贈，贈完為止。
- 二·本刊新舊訂戶，凡持有本刊第十七卷訂單，同時預約菩提道次第廣論者，照預約價；甲種連訂本刊費共收國幣六元乙種共收四元八角。郵費在內。國外郵費照加（國歷一月底截止）
- 三·凡訂閱第十七卷者，本刊中國佛教建設特輯號，不另加費。

海潮音社啓 十一月十五日

# 新聞

## 國內之部

### 上海中外佛徒合組法明學會

邇來各地佛化運動。逐漸發展。研究佛學團體。亦逐日增加。頃聞上海有美人安東尼。錫蘭人克蘭倍。及我國關綱之。徐和卿。趙樸初。鄭銘榕諸氏。特發起一法明學會。專以研究佛學為宗旨。現暫附設于佛教淨業社內。凡有志研究佛學者。由該會會員之介紹。經會議通過。均得加入該會。其研究方法。分研習討論開示三部份。法明二字梵文為達摩羅迦。故該會英文名稱為 Dharmaloka Society。

新聞 國內之部

### 全國祈禱和平會印送念佛證之新法

上海開北新民路八五九號全國祈禱和平會。每于佛誕前印發念佛證。迄今三年。已有普及之勢。近以索取者多。忽感應接不暇。特在佛教日報上登載此證。發心之士。可即從報上剪取。念滿十萬八千聲。填寄該會。一例於佛前焚化。功德同等無異。并照贈「定課念佛」一冊云。

### 西藏大德歡迎各省佛徒入藏學法

西藏著名之密宗多傑格西上師。先後在北平瀋杭京



蜀各地。傳授各種大法。深得一般緇素信仰。去年回藏。以年來內地人士渴想學習藏密。特向藏中當局詳陳。業經集衆決議。歡迎各省佛徒入藏學法。對於一切公差事務。概行罷免。令得自由學習修持。并經規定條例公布之。閉留學拉薩。每年百元即足。多師正在寺中添修四五百間寮房。以備內地學僧之住宿云。

### 佛海燈月刊出版

沙市四衆佛學研究社。久經籌備發行『佛海燈月刊』。現已于阿彌陀佛聖誕日出版。材料甚爲豐富。體例亦頗完善。第一期特印一萬冊。分送全國中學以上各學校。并各軍隊。及佛教各團體。贈完爲止。函索附郵票二角即寄。

### 國外之部

### 德國名教授佛教巨著脫稿

牛津大學出版部。不久將出一種巨著。係現任日本東京第一國立高等學校教授德國皮卓爾特氏 Professor Or Brun Petzold 所著『佛學大綱』。此書係皮氏研究佛教二十年之結晶。氏在二十餘年前。任柏林哥尼希日報駐東京通信員時。曾寫佛教耶教神道教聯席會議記一篇。因此關係。開始研究天台宗。其後繼續研究。遂成斯宏著。全書都二千面。分爲四卷。曰。佛教之文字與宗派。佛之教義。教義之批判。佛教之應用與儀式。皮氏曾謂天台宗現佔國際重要位置。爲救世界唯一佛學。天台教義頗合德國人思想傾向。近來研究之結果。已使吾人至于確信之地。將來德國終有成爲天台宗的國家之一日云。近德國總揆希特勒氏。亦有佛教與德國人精神相近之說。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威音第七十期

每册定價大洋二角

預定全年大洋二元

(郵票代價通用·國外另加寄費)

經理兼編輯 謝 畏 因

發行處 威音佛刊社

上海亞爾培路亞爾培坊三十三號

電話 七二五三四號

上海派克路一四九號

代印處 勤業印務局

電話 三五一〇七號

代售處 各地佛學書局

刊文 有 著 作 權 不 許 擅 自 翻 印